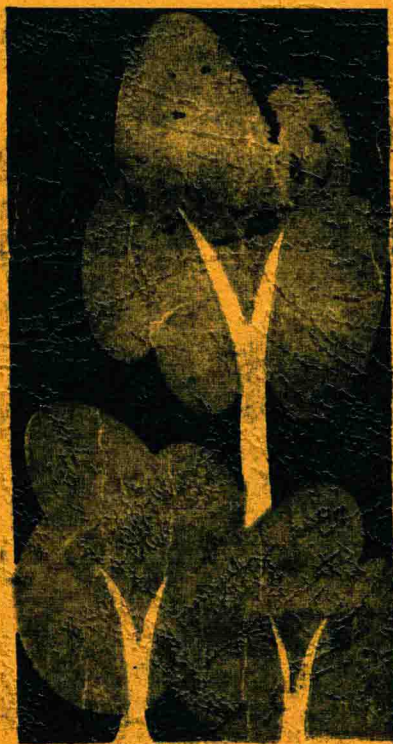


奶 媽

魏金枝著





奶 媽

魏金枝著

上 海

聯 合 書 店

1930

1930. 11. 10. 初版

1—15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實價五角

上海聯合書店刊

四馬路中二郵區

目 次

顛 悚

父 子

桃色的鄉村

奶 媽

學不會的人

顫 悚

在那時我們正幹着所謂革命的那種事業，有些人是整天的在外面的各個工廠店家東奔西走，有些人是蜷伏在三重樓房的樓上印發新聞通告，有時也開會討論。關於這些我們是日夜繼續着，並不疲倦。有時也到影戲院裏去，在那裏擠在最起碼的座位上伸長我們的頭頸望到離得遠遠的台上去。

有一次我們中的一個，據他說是因為近視的

緣故，——或者因為前座的女人的肉的引誘也說不定，他的嘴以及鼻子竟觸到那前座的女人的頭上去，於是那女人罵起來了，許多看客們擠弄來，向我們指摘。近視先生——我們的同伴他亦暴怒起來，摘下了他那八百度光的眼鏡，他喊：

“戴八百度光的眼鏡的眼睛，要看到戲台上去，這座位又是這樣密密的，難道我還不要伸頭向着前面，反而將我的頭退向後面，給接在人家的嘴上麼？”這樣總也覺得沒有興趣，就一直走了出來，走到所謂自己的家。

有時我們也賭着牌塊，那是種賭一百個銅子的麻雀，我們整夜的摸着，來消遣我們的長夜。尤其有興的是在這集中有一二個女同伴，於是我們大家用腳在桌下拷着撞着，有時在冬天裏，簡直將腿互相攔過去取暖。這樣天就很快的亮了，於是我們就各各的散開去。所以可說在我們這些流浪人的中間，雖然枯燥却也很有節制，維持着我們的

和平。

其間不曉是那位 H 先生如何的得罪了我們了，終於發生了稍稍的不安與各人心中的擾亂。那 H 先生他是平扁而白的不大有什麼表情的臉孔的人，他的妻是每天幹着剪報的工作，現在記起來，彷彿他倆的工作都很簡單，很快的完了工，就在屋角裏打趣，也不管我們是怎樣的在擬稿，或者抄寫一些油印的文件，恐怕這樣都是使我們妬嫉的根由。而那個女人呢，呵！真也使人發抖，他是胖胖的將身體罩在一件蟬翼紗的衣服裏，那雙乳峯高高的叉着，還有那雙眼，彷彿常常含着淚水似的，無日無夜的晶瑩晶瑩，晶瑩得使人發惱。雖然也和我們談笑着，總使我們覺得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婦人，最少也是小資產階級的婦人，她跟着她的男人，傍着他。有時我們是挨坐在一塊，她卻換到她的男人的一面，并且擠到那另一面沒有人坐着的地方去。就是出去也並不來邀我們一聲，可是等到

回來了，他們却挾進一些糖果之類乎的東西，擺到我們的面前來。她揀那好的大的分散在我們的面前；在你向她道謝的時光，又給你一個媚眼。這樣的安慰你勾引你，使得你在她的面前宛伏着，不敢再舉起頭用一個怨毒的眼光向她。可是一等他們出去，我們馬上就恢復我們的憤恨，又開始談起了他們，並且咀咒起來。

“那個婦人，我們究竟是妬忌她還是愛她呢？”我自語着引起我們的談話。

“愛她並且妬忌她，並且也使我們顫悚。”近視眼先生這樣回應着，停下他正在抄寫的鋼筆。那時祇有我和他二個人。

“是的，愛她或者妬忌她，這是我們的本能；可是顫悚呢，我們終究是有些理性的人類。”我說。

“人類麼？難道他就不是肉的動物麼？他不過曲折些變化些的一種本能衝動的東西，他是會永遠盲目向着他所要的那個東西的。”

“那末，你是因此顛悚過了的，我想。”我想諷刺他，使我想起在影戲院裏的事情。

“是的，我想，我如其不離開此地，我……我，我，呵，我將如何說呢？她不離開此地，我想我是一定又要并且墮落了的。”他摘下他的眼鏡，用袖子揩拭着。“我告訴你”他說，“我在一九二五年相近的幾年間，我是將所有的我們的家產弄光的。可是這不是我的罪，我那時還是個學生在外面混着，任憑我的父親在家裏荒蕩。聽說在我的母親死後，我父親就喝酒打牌起來，并且他也要嫖，一天到晚不坐在酒店裏就是在那裏賭，或者就在一個女人的膝上。呵！那女人！我父親儘將家裏的東西搬了去，摔在那無底的洞裏。可是那時除我以外還有二個妹妹，他就將她們丟在家裏，委託在一個女傭人的手裏，任她們死也好活也好，衣服襤褸也好，在那裏啼寒啼肌也好；總之一句話，他是沒工夫來顧到這瑣碎而煩雜的家務，并且對於這些，一見到就使

他煩惱暴躁起來。”

“這樣，我的家是差不多破產了，二個妹妹也死了，最後我回到家裏，很好，什麼都完了！光賸着一個憔悴的父親。那個女人也已經不再要他，後來也死了。他祇好和一個家裏的女傭人纏着，整天整天的纏得她差不多連飯都忘記去燒，祇有很少的時間，他是沒有錢，點起那時很通行的起碼的馬車牌香烟，燒着啣着，走去立賭場的桌角。他這樣的消去他的日子和我們家裏的財產，弄得我是走頭無路的東奔西流，祇像一張枯葉子在水裏浮蕩。”

“到終來他是要死了，於是我奔了回去。看見他躺在一張污穢的和那女傭人同榻的牀上，痰吐滿了一地。祇略略說了幾句吩咐的話，他就死了。我當時不知是因他的可憐的生命的一個歸宿呢，還是恨他的使我成爲無依傍的無產者呢？總之一句話，對於他的死我並沒有流過一顆眼淚。還是我們的代理的母親，那女傭人，她倒不時傷心起來，

暗暗的在那裡滾泣。我呢，因為對於生活的舒齊起見也便留着她，可以料理一點日常的家務，並且讓她躺在我父親躺過的那牀上。在夜裏還可以聽見她仍是不常的滾泣，使得我心裏便非常舒齊，——却說不出這是怎樣的一種滋味。”

這樣我是無聊之極，於是也浪蕩起來了！我時常想，却也時常決不下來，——我將還有一點些微的家產，重新整理起來呢，正也夠不上我一個人的衣食；可是丟了呢，却又有些不願意。後來不知是怎樣的一種決心，想將家產全體變賣，連房子連山以及祖宗的蔭木都在內都賣了去，決意分一半給那女傭人，一半是我自己帶着一直浮蕩出去浮蕩出去。”

“……立刻我去尋找中人，宣布我將我所有的一切都要變賣了，於是他們就蹣跚起像獵狗般的鼻孔專向有錢的人家去嗅。不多日子，什麼都已齊備，祇有一塊山，那是坐落在離家十里遠近的地

方，雖然沒有出息，却也有毛竹之類乎的山毛，而且地勢生得非常之好，——這是我從女傭人的口裏聽得的。在一個晚飯的時候，她以她憂傷的語調告訴我，她說她要這塊山。”

“這樣引起我的注意，而且使我記起那罪惡的罪惡的萌芽，那離棄我父親的女人的女兒，她是正在發着迷人的香氣，一定在那山谷裏，一定在那山谷裏。於是我記起那童年，那天真爛漫的童年。她那時祇有十歲的光景，但她生來就有這樣一雙迷人的眼睛。我們同住在一個小學裏，她就這樣的迷住我，宛轉依人的小鳥般她挨到我的身邊來，她要我教導她怎樣的校正筆潤，怎樣的來唱念一首歌曲。我那時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雖然年紀並不到可以戀愛的時候，可是我有着我父親一樣的渴着女人地的血，我是迷惑着的。雖然那時有許多的人們無論同學以及社會上的男女們，他們在指摘着，可是這樣也祇有增加了我們的依戀。”

“這是一個放假的日期，我竟然和她踏進她的家——我是明明知道父親一定在那個家裏，他必定又在和女人喝着酒開心的，可是我踏進去了！很好，我那父親正掄起酒杯遞到那女人的嘴裏，然後又湊到他自己的嘴邊，另一只手却撮着一塊豆腐干——我想那一定是一種用花椒煮過的切着細花并且可以拉得長長的我母親常給我弄了吃的那種東西。左面一隻靠近女人的腳，他正脫下鞋子擱在女人的腳背上。這樣，我是看得非常明白的，因為我正從走廊上橫的走過去，在那窗子的一角上我看得非常仔細。一種羞縮吧，雖然不是我在那裡做起這種形狀，却羞暈到我的腦筋裏來，我是停住着了。”

“那小女人她並不顧到這個，或者比我勇敢些，她牽住我，急速的跳進門限，她喊：“彬哥來了！”我的父親輾轉他的頭用一種沉着而鋒利的眼光注視我，一邊他移下他擱在女人腳上的腳，放下

他的杯子。他說：“你來做什麼呢？”那時真使我想說：“可是你來做什麼呢？”可是我被一種並不是畏懼而是羞縮的情緒呆住了。那女人，那狐狸呵！我看見她臉上泛起一塊紅紅的血色映在白的皮肉裏，她立起來用一種怒曠的精神向父親做了一下，一面走向我，這是非常輕盈的步子，她隨手告訴我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園，並且那裏有許多金魚，她就要陪我到那裏去玩，一手握住我，一手握住她自己的女兒。在那裏她問我一些學校裡的事情，以及家裏的狀況，並且委託我照應那個小女人。”

“後來我是姍姍地走出來。我父親是早已不在那裏了！我想難道也有羞縮這東西爬上父親這胸口裏麼？還是他要他的清靜呢？很好，不多日子他要送我到一個城市的小學校裏去了，要將我初放的情焰回到那土裏去了。我一面悲憤着；一面又復想到如其我母親還在的話，那末我此時一定不至如此被人蹂躪的形情，使我心火直冒起來。然而又

有什麼法想呢，還是決定去了！祇有一件事，就是走到這小女人的面前去，雖然我不能和她說我是愛她并且還想娶她，然而我總想走近去，雖然握一握手也就可以。可是，那小娼婦，有着和她母親一樣的血的小娼婦，她逃避我，像畏懼一條蛇蝎一樣的逃避我，我從講堂的這面走進去，她却從講堂的那面溜出去了。她將一個手指放在嘴裏，用畏懼而輕蔑的眼光遠遠的看着我。幾次幾次，明顯的反映出我這將無復有希望的窮小子的可畏與可憐！實在的，我在那時，在這小娼婦的眼裏我就覺着我自己的命運與我父親終必被棄的預兆了。因為她是表示得這樣明顯，像說話一樣的明顯！於是我覺醒轉來，並不猶豫地開始我的旅愁。走到一座驀生的學校裏去。”

“後來聽說這小娼婦是嫁了人。并且住到我們這座山的一個好風光的莊屋裏去，我想這一定又是我父親答應她的。不久之後，我又聽到說這小娼

婦也遭了和她母親同樣的不幸，做了寡婦了。很好，感謝那女傭人提起這事，使我儘肚儘毛都想了起來。就是第二天，我茫茫然的走上一條嶺，是的，就是我們這座山上的，牠從山頂上掛下去，一直達到山麓。然後那裏平平的展開去在兩個山麓的環抱之間，夾着一個二三十畝大的平原，那裏有樹木，有池塘，有山澗，有翠竹，呵好個天堂哪！而那裏就住着這小媳婦呀！”

“然而然而，我是爲着什麼來的？”我從紆嘔的林木中走下去，一面自語着。然後我在一叢濃濃的小草上坐下來，上面是蓋着密密的松樹的蔭子的。在那裏可以望見許多正在騰起炊烟的村落。一條紆曲的溪，牠繞來繞去的經過不少村子的身邊。良田竹林的錯落點綴着，簡直是個桃花源。但是這桃花源裏也有着家，像我們曾處那樣的社會。心裏不自覺的寒粟起來，我立起身子，點着烟，竟向前走了。好像心裏說：“從潔淨的鄉村中，取去那些發酵

的東西吧！”是的，很勇敢的，我走近那房子了。”

“一隻吠着的狗，牠攔阻我，一面也是報告着有人來了。馬上，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將一個指頭啣在嘴裏，烏黑的微微向上的眼珠釘着我，似乎覺得我這驀生客人並不十分卑劣的樣子，他用一雙腳輕輕的從地面上互相掉換着地的拖過來，因為那並不是一種步子，祇慢慢的挨到那畜生的身旁，用另一只手去攔在那畜生的頭上，那畜生是不叫了，反而搖起牠的尾巴。那樣子真樸素真心醉，我當時差不多就被融協在這情態中。接着就跑出那娼婦來，我意想她就是那娼婦。不錯，是她，胖些起來了，雖然是個少年婦人，雖然已是婦人，却落得非常風韻。她繃了繃眉毛以後，不知那是種驚異呢，還是種肚裏的計較，馬上用她那雙媚眼射過來，並且拆開她紅紅的唇。我到現在還記得，彷彿紅得像一張白紙裏畫着一個桃色深圈那樣的紅。她開始跑出來和我寒暄，一面携着那孩子，叫他喊

我伯伯，那孩子挺起腰仍用手指啣在嘴裏，輕輕的喊了以後，笑迷迷的對着他的娘。”

“於是我們我們……，唉！我彷彿是昏了，也不曉得我究竟和她講了些什麼？是爲着什麼來的？總之一句話，她永不和你談起一句使你可以傷心或者對她發生惡感的話，她要使你開心，沉醉在她的一種微笑以及有韻的語言之中，也要灌她的毒的血液在你的血管之中，使你興奮，然後使你會不想馬上離開她。於是她告了罪走到廚房裏去給我備飯；一面又請她的婆婆來陪伴我。那老東西，更是個媚術的心理學家，雖然說是上了五十歲年紀的老婦人，看上去光祇四十歲的樣子，從她的疎疎而光滑的幾根頭髮以及臉上搽着幾顆花粉這一點看起來，她也似乎曾經光榮過來的，而且她那清秀的面貌也着實不錯。她除開問我一些外邊的情形以外，她是談到她的媳婦的身上去了，我想“那是總要說到一點悲傷的話吧。”可是她却祇說了幾句

他兒子的沒福，慢慢的就儘談着她這媳婦的能幹。很好，一直到那女人弄出菜飯來，半瞋的眼阻止她才方休止。”

“那老婦人她宣告吃的長素，退到裏面去了。於是我們坐下來，我是坐在靠壁的這一面，那孩子和他母親坐在下面的一方。菜蔬的精美，那是不必說的，大家談着吃着酒。提起那酒，呵！她儘管向我的杯裏酒，最後我將酒杯拿出別的一面逃避她，她却差不多連身子都仆到我身上來苦勸着，那乳峰的肉的發着電的東西，有一種氣味灌到你的身上使你顫慄。然後她宣告不再進酒了，但換了那冷的最後的一杯，那是她說必須喝下去的，於是她和我說起我那家中的情狀，她替我悲傷，差不多眼淚都要落下來那樣的悲傷。然後再說到那山的問題，她勸我不要賣了，儘可住到這裏來，並且她說不願另開門戶的話，那是暫時同住也沒有什麼的，這樣她又使你的血脈寬弛下去。總之一句話，她要你情

情願願的死在她的眼前。可是可是，我想那是一個夢，一個夢的境界。我從睜眼朦朧之中，我第二次看見——或者那也是雙靈魂的眼睛罷——燒着啣着馬車牌的香烟而立在賭場桌角的老人，那樞褸憔悴的，他是我的父親吧，他使我驚醒轉來。我終於沒有回答她什麼，七倒八歪的立了起來，我說是病了，發着一種胃痛的病，現在非得歸去不可了。她阻止我，甚至於後來是抱着我，那孩子是在那裏哭。”

“我用力的掙扎出來，終於上了山，走過紆輻的路，我沒回轉去，祇聽見她在那裏喊！在那裏喊”……

“所以你現在還在那裏顛悚呢！”我說：

“是的，對於她們，祇有永遠的顛悚着”才是，不然……那種婦人的迷惑，實在有喪失我的一切一切的力量呀！他舉起他的鋼筆，然後回答我。

幾天以後，這位近視先生因他的要求而被派

到別處工作去了。臨去的那天，他特別高興地走來和我告別：“朋友，再會了，我自己知道沒有制服自己的能力，而和這些具有引誘我的小有產者性的女人在一處，恐怕終會給她擾亂我的靈魂和意志的，所以只好避開了！”

我祝他能夠自己幫助自己，把他自己先健全起來！

父子

天兵老叔坐在曠野裏四無依靠的他自己的茅屋的簷廊下，他的背脊正對冬天焦熱的太陽，臉却向着住屋的門，時時伸出他枯澀而粗糙的手，用別一隻去抱合着，或者用力地摩擦着，想把那些綳滿在手上的像雞腸那麼紫黑的筋摩平，或者使牠隱伏到肉裏去，可是沒有効驗。本來老這樣東西，從過了中年以後，便已一步步向天兵老叔走來，只是他自己沒有覺得，譬如他的腰肢酸了，實在這就是

老的第一步，而他却以為那是一種腰痛的病，喫一服五虎散便會好的，但這病非但沒有好起來，反而日見沉重，直到他的眼睛牙齒以及耳朵漸漸地都和約而成爲一種病，于是他才開始疑惑：“那恐怕真個是老了！”

可是這個‘老’，天兵老叔雖然對牠非常恐怖，却也總想設法反抗牠。現在已是六十五歲的人了，雖然從來沒有見過從衰老回到年青的人，而且處在這麼困難的地位——已經到了絕糧的時候，總還有一種無意識的夢的衝動，時時去摩擦他的手，想使牠變得有力一些，將自己的命運的歪劣挽回。但因此也徒然增加他的悲傷，使他覺得他自己和兒子阿狗的生命，已算走到一個絕望的境地，於是他淋漓的眼淚，便順着蓬亂的鬍子落了下來，滴在自己的膝踝上，漸漸的滲入破棉褲裏去了。

他的瘋癱的兒子阿狗，頹然的坐在門裏的一個草園內，臉正對着天兵老叔，因爲身上穿得非常

單薄，時時顫抖着，起先是甩一副呆鈍的眼，看着他父親，意思是想移到有太陽的地方去，但因為父親在那裏落淚，便也不敢開口，反而裝得更為鎮定，起勁地咬住上下相打的牙齒，表示他並不冷。

他們兩人這樣靜默着，誰都沒有說話，可是從東南方升起到西南方落下的無力的太陽，却已走過拋物線的最高點，很急促地走着，要到地底裏去休息了。天兵老叔本來早已餓着，因為一種哀愁的悵惘，暫時忘記了，現在却又響雷般的作怪起來，警告他“我是餓了”。阿狗呢，從昨天夜裏吃了一根番薯以後，到現在連一點水也沒有喝過。餓與不餓，在他們兩人之間，真是誰都無須說起，所臆下的就祇一個問題：“還是暫時這樣活下去，抑是立刻去尋死”。關於這問題天兵老叔早已想過了：“我自己呢，已是六十五歲的人，活下去再也沒有幾多年月；去死也不費多大氣力，祇要我自己走到

江邊去，兩腳向水裏一跳，便可完事的。可是這小廢物怎樣處置呢？”所以問題是完全集中在他兒子的身上。

說到這瘋癱人的生死問題，本來是早已發生了的，他生來便是一個十足癱廢的人，他的母親眼見生下來的是這樣一個畸形的男孩子，他的兩足是細得比大人的小手指還要細，並且頹然的下垂着，毫無一點氣力，而他的脊骨呢，彎得像一把小小的弓。所以他非常擔憂，呆呆的坐在牀上，一句話也不說，祇用一種偵察的眼光，探視她丈夫對於這孩子的意見。他憂鬱地屢次走到牀前來，忽又頹然的背着手走出去。使她起了一種恐怖的意思，她想：“他要預備害死這個孩子了。”

“生出了就給他養起來吧！”妻子終於用一種哀求的口氣提議了。

“你相信他能夠長成一個人麼？”

“這叫我那裏來的把握呢！”妻子回答他。

“我以爲……”他遲遲地用眼光打量他的妻子，又轉眼瞟到那小廢物的身上去，意思是想將他攔奪過來，給他一個結果，但因為妻子是方才生產的人，便又忽然停住了他的話。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殺了他！”妻子用一種預備着似的極其尖利的聲音嘶着，不久，便因神經受了過分的刺激，頹然的癱在靠身的被褥上，面部是由蒼白裏轉出一些青紫，無血色的嘴唇雖然在顫動，却再也說不出話來。突着眼睛，像一隻垂死的猛獸，想抵抗敵人的侵害似的，這竟使天兵老叔也不免發了抖。

“我並不想殺他，不過想給他抱到堂裏去。”天兵老叔掉換轉他的語調了。

“這也不能，他是我們自己的兒子。”

“是我們自己的兒子，我那裏會不知道，可是你也先應該曉得養不養得活他，第二是養不養得

起他。”

“他是一個人，並且是我們自己的兒子，我們應該養活他。”她淒然的掉下淚，哭起來了。她的女兒金花看見母親哭着，便也伏到母親的身邊去啜泣，並且將頭伸過去要親小廢物的嘴。那時她正是七歲的女孩子。

“就養活他吧！算是你我的晦氣吧！”天兵老叔也不相持下去，背轉身走到主人的家裏去了。

天兵老叔走了以後，他的女人很快的放下她的心，並且覺得她的家庭是開始興旺起來了，因為她家裏是無論如何已經多添了一條生命。她欣幸並且快樂，和婉地使喚她的女孩子去料理一些家常的雜務，來滿足她做母親者的願望。那女孩子呢，一完了些雜務以後，便走來坐在她母親的牀邊，受着母親的撫慰，變得比往常更爲婉順，不時遲疑地叫她母親，用一雙圓得可愛的小眼注視着，同時發生嬌羞的神情，臉上一紅一紅地映着，正有

一些要說的話，在喉中吞吐着。

“心肝，你想說些什麼呢？”母親竟然猜着了。

“……”女孩子繃了繃她的小嘴巴，但是說出別一句話來了：“我要看一看弟弟！”

“弟弟？你看呢！”女人將身子欠得更進一些，把小廢物從被裏抱出來，並且撫摩他的頭頂。金花便爬過去用嘴親在小廢物的臉上，隨後便又仰起她的頭，用眼注視着她的母親。

“母親！……”小女孩又叫起來了。

“你說出來呢，我的寶寶！”

於是小女孩子嚙嚙地告訴她母親說：她是很愛她的弟弟的，並且，就是這弟弟不能自己生活，也必定要盡力設法幫助他，使他能夠快活，同時她臉上映着一種緋紅的桃色，全然露出幼女天然的對於她家族的摯愛，和不勝負載而宣告必須負載的她的志願。這樣使她心裏格外舒暢，而這種舒暢是自她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她母親很快的將

她撲過去，緊緊的，差不多感激得掉下淚來了。

天兵老叔呢，那時正是一個壯漢，肩上可以肩得起三四百斤重的米袋，總之一句話，具有過人的氣力。他幫着他的東家無日無夜地做一種釀酒的事業，看着他東家一年年暴富起來，彷彿自己也正在那里飛昇，自己多添一個瘋癱兒子的負擔，也許不過是肩上多負十斤米那麼容易；況且他一年之中本來很少回到自己家裏來的機會，實在也不很想回到自己家裏來，所以不久也便把一個瘋癱兒子的事情放在腦後了。

這樣，小廢物是照例的長起來了。不過終究是一個缺憾，雖然長起來，決不會使人們滿意，祇有反而使人們愈加分明地覺得這缺憾的難以填補。譬如阿狗雖然是個廢物，他的食量却不能不因年齡的關係，逐漸的增大起來；體重也同樣，以前祇須金花一人將他抱出，照樣的給放在一個草圍裏便可以了，現在却非她的母親來幫助不可。此外他又

不能不有各種煩瑣的事，終於使他的母親和金花也漸漸地有時不免生出一些嫌惡的心情。

這種嫌惡，有時小廢物自己也有些覺得，但覺得也是無益，祇使他發生一些疑想，以為自己如其是個健全的人，那麼他是一定不會坐在草園裏，使別人為他費去莫大的心力的；而且他還要比別的做兒子的人格外勤力，使家裏的人們歡喜他，——他自己也就快活了。

“母親！……”小廢物照舊坐在草園裏，從幾千百次的計較以後，他開口向他的母親提議，但又彀彀地停住來了。

“你又要小便了，是不是？”

“不是，我想……”

“你想，你又想些什麼呢？”他母親正提着一桶豬糞，走向一間養豬的小屋去，現在歇下來，正立在草園的前面，微微的繃起她的眉毛。小廢物包着一副眼淚，簡直有些發抖，但是捉住這個機會。他

開口了——

“我想我這個病，有沒有機會去醫？”

“……”他母親被這突然的問題呆住，半晌開不得口，終於搖了搖她的頭，“不能，十年來已給你到處去醫過了，都說這是不治之症，還是死了你的心吧！”說着，她提起桶子走向小屋裏去了。

“不能，”小廢物自己的腦裏也回應着這句話，他所有的希望全被摧折了，彷彿把頭顱碰在一堵厚的牆上，而這堵牆又是如此之硬並且這麼的廣大高深，決沒有光明從這裏透進來的，於是他不得不去另想一條可以免掉別人嫌惡的路。

“忍耐些吧！謙虛些吧！”小廢物最後可憐的想了這條路，躺在牀上不起來，也不喫飯，這樣地來試試。他的母親詫異了，手中摸他的額角，覺得並不熱，而且有些濕的淚水沾在他的眼眶裏，她恍然悟出：定是昨天的言語傷了他的心了。

“走起來吧！明天給你去請郎中好不好？”

“我不過想再躺一下，並不想醫病！”

“那末走起來！”

“走起來吧！”小廢物自己喊着，欠身坐了起來，一邊母親給他穿上衣服，拖到那個草園上去了。隨後金花就捧了一碗飯來，母親叫他給飼下去。小廢物本想不喫，使生命慢慢地萎下去，給家裏的人不會知道他漸漸的在死，卻是死了的。可是正常他想將嘴避開碗沿時，一股飯的香氣却早已衝下肚裏去，不禁又將嘴湊上，並且比往日喫得更多，使他覺得他的母親並未像他所想像的那麼嫌惡他；而且從此學會了一個祕訣，祇要母親對他似乎有些厭倦的樣子，他便‘忍耐’，‘謙虛’起來了，於是又照例好好地過了一些日子。

小廢物從這個無意的試驗成功以後，使他得着一種教訓，這教訓就是教他作偽。他開始說姊姊生得如何出衆，在他所見的人們中她要算爲第一漂亮，如其她打扮起來，她一定要做一個富人

的妻子的。金花受了他的阿諛，自然也歡喜。對於他的母親呢，就使出他的‘忍耐’與‘謙虛’，譬如他的母親要給他喫三碗飯，他却祇要兩碗，給他一些豬肉之類的東西，他祇要了一些腐爛的醃菜，並且說這些醃菜是有着異味的。但結果他仍然喫了三碗飯，並且多添一塊肉。天兵老叔呢，就祇很少的日子回到家裏去，他一回來，第一個在歡迎的便是這小廢物，起初祇會說“父親一走到屋邊，我就第一個看見他”那一類的話，後來他自己也覺得這類話是已經古舊而且幼稚了，於是便說：“我在發風的日子便思念父親，”或“父親是我們的家裏的棟樑”那類的話了。天兵老叔也使很歡喜。

小廢物用他的‘忍耐’‘謙虛’以及‘阿諛’支持着他的生命，在暫時之間，雖然奏了奇功，但日子一久，却是誰都從他的‘忍耐’‘謙虛’以及‘阿諛’中，看出了他的對人的愚弄。譬如說，他說他的姊姊漂亮，開首是好的，但當她拿起鏡子一照，却看

見一個黑臃腫的臉，連她自己也生不出一點愛慕的意思來。女人固然是需要衣服來裝點的，她自然也還得不到一件竹布衫或愛國布之類的新衣服，但也使她覺得阿狗對她的稱許，乃是一種與‘稱許’相反的諷刺，漸漸的對阿狗發生反感了。

母親自然是愛她的兒子的，可是後來也覺得阿狗照例的‘謙虛’太化費了她的工夫了。於是阿狗雖然‘謙虛’着，她也就毫不客氣的來對待，以前阿狗喫了第二碗飯再添的時候，雖說祇要一點點，她反而給滿滿的一碗的，現在却只先問他要喫多少，便給多少，有時他說只要兩碗半，她就滿滿的給他裝上兩碗，對他說：“滿點喫兩碗吧！”於是他就只喫兩碗了。

小廢物這些方法都已失了功用，祇好使用他最後的法寶——躺在牀上不起來。可是這也沒有用，他的母親起初仍舊用手在他的額上，但覺得並不發熱，便訥訥的走了。直到很遲很遲，才叫金花

端來一碗飯，放在牀前。小廢物伸出頭來不自然的搖幌着，表示他不要喫，或者想從金花的嘴裏討出一句溫柔的話，可是金花只是呆看着，終於微微的帶着蔑視地笑了起來。

“我看還是喫下去吧！好人是須要喫飯的。”

小廢物並不回答她，舉起他遲鈍的眼看看他姊姊，然後赧然的回轉他的頭，朝向牀裏面，直等到他姊姊走了以後，才敢慢慢的轉過他的頭來，思想着，終於啜泣起來了。肚子是非常之餓，他忍着，並且想出一個方法來排遣飽飢餓的恐慌，眼睛注視着屋上的竹椽，一根根的數過去又數過來，這樣幾十次，數目是並不錯誤了，然後數到窗口的竹柵上去。先數那直的橫的，然後互相乘起來，再將竹柵交錯中的空格子也乘了起來。但那空虛着的腸子，也正在顫動着，並且絞着，響着。於是他坐起，看太陽已經晒到什麼地方了，太陽的影子却像印在地上一般，並不移動。他想：“不如再睡一覺吧！”

可是也睡不着，試開眼看看室內，而第一看見的，却又是那碗想不去喫牠的飯。他真是窘極了。

“硬牠不過，還是喫了吧！”小廢物自己勸慰他自己，同時覺得正有一雙可惡的眼睛在注視他并且譏刺他，使他臉上發熱。——終於是並沒有人在他旁邊，也便漸漸的安心了。他偷偷的瞭望那出入的門，伸出他顫抖的手，很快的攫住那碗飯，雖然冷了，却很香。第一口喫進去，就幾乎噎了，一碗喫完以後，也不敢再要，便很緊的將被蒙着頭裝睡，幾乎連氣也透不出來。這樣，他自以為可以瞞過他並未喫飯，是一直睡在那裏的。

但他自己覺得，雖然還在掙扎，却似掉在水裏一般，越掙扎就越是沈下去，而且快要不能掙扎了！於是他又潸泣，在被裏發抖，彷彿一隻被傷的豹，暫時一蜷縮，馬上就要跳起來，預備反噬似的。

他的母親終於看見一隻空碗已經放在牀前，過了些時，又叫金花送一些點心去，并且叫醒他。

他猝然坐起，也不說話，將碗捧來就喫，碗裏已經放了許多豬油，但也並不覺得適口，直到快要喫完的時候，他竟喊起來了：“我還要喫！”聲音非常高亢，還帶着十分的怒意，牙齒咬得唧唧作響，眼睛突着，注視着替他來添點心的金花，嚇得金花幾乎要哭，直等到添來以後，他却並不喫，又頹然倒下去，睡在牀上了。

小廢物這樣的躺在床上，一連三四天，他自暴自棄着，但究竟誰也沒有給他一個反響。他又氣悶起來，要求母親給他抱到草園裏去了。他母親並不說些什麼，臉上祇是非常蒼白，獨自抱他出去，一點熱淚忽然滴在他的臉上。他仰起頭來，不自覺地將嘴湊近他母親的，呼吸是逼切而焦熱，兩人的胸膛的起伏正相搏擊着，步驟非常遲緩，好久好久，才將他放下草園去，她避匿着她兒子的視線，背轉去拭自己的淚，但是立着，並不動彈。

“母親！……”小廢物顫顫地連自己也不曉得

爲什麼喊着。

“要自己識數，好好地活着吧！”母親說着，竟大聲哭起來了。但並不回頭。小廢物此時也在自疚，明白了他是對於應當如何生活的問題並沒有過問的資格，對於要求別人要如何使他活法，尤其沒有正當的理由的，他捶他的胸脯，並且說，“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於是母親和他兩個身體又復緊抱起來了。

可是小廢物的否運，正和他的缺憾比例着增長起來。不久之後，他的母親生病了，患的是一種極其利害的癆損症，整天躺在床上喘氣。天兵老叔不得不從他主人那裏回來看視她，在她病人鎮靜的眼裏看來，覺得這幾年中，天兵老叔也很有些老態了。她益發連想到關於廢物的命運將要趨到一個盡頭的衰落，不時對着躺在對面牀上的小廢物落淚，她覺得這小廢物也要死了。但有時爲着小廢物死的問題，反而使她忘了自己的要死的病，她竭力

掙扎，想坐起來。試試她已否比昨天好些，但又頹然的倒下去了。

在小廢物的地位上，這時真也十分難以處置，如其也向她落淚呢，那於病人是非常不適宜的，如其說說他母親是已經痊癒了呢，勢必她又要掙扎起來，不但傷了她的心，於病人的休養也有礙，終於祇好呆呆的看着她。天兵老叔呢，看見小廢物這種無表情的注視，就覺得嫌惡，主張將他移到別一間屋裏去；有時簡直發狠起來，打他一下。

“我還沒有死！我還沒有死！”病人漲着滿臉的青筋，以一種低而尖利的聲音嘶叫。

“我們都爲他而倒的霉，你也要爲他而死！”

“沒有的事，我永遠主張養活他，并且……并且……”病人咳嗽着，暫時停下她的話。“我要在還活着的時候，給金花贅一個女婿，可以使阿狗也有依靠。”

“不能！”天兵老叔背着手，尋思着，“你還要害

人麼？”

“你不能違背我這個主張，我是要死的人，我有權柄使你不能違背我的主張。”她停下來，覺得她的話過於強硬了，又換轉一個溫婉的語調，“我懇求你！”她說，用無力而低迷的眼斜視着天兵老叔，彷彿一隻垂死的狗向着打牠的人們哀求，不要再賜最後的一個打擊似的。天兵老叔默默的走去，坐在她的牀沿上，意思是表示忍受她所說的話的，用手按住自己多縐的額角，眼睛注視屋頂，呼吸是單從鼻孔裏一進一出，露出一種痛苦的代表來。

死是臨在她的頭上了，她用最後的一點力量還想掙扎起來，終於又倒下去了。很久很久，她用遲鈍的眼光瞭望着室內，很低微的喊着女兒的名字，想對她說些話，但等到天兵老叔將金花叫來時，已經只能努動她的嘴，不能說話了。一層灰白的薄衣罩沒眼睛最後的一點黑珠時，她是死了。

她死了以後，天兵老叔依遺囑給金花啓進了一個女婿，是臉孔中部窪了下去的沒有什麼表情的中年男子。他名叫土根，身世非常孤另，沒有家，也沒有父母，由他的嫂嫂從七歲時給他養育起來，可是現在他的嫂嫂也死了，祇剩他一個人，到處漂流，給人家傭工度日。這回傭人家說合到天兵老叔的家裏來。天兵老叔自己呢，也已相當的老了，他的主人對他已經不像從前那麼歡迎，有時簡直說他比以前慳。這樣，他便將他的心移到自己的家裏，而且他也已很需要一個自己的家。

天兵老叔初回家裏時，雖然是過了中年的人，但因為具有過人的體格，至少要比他的女婿來得活潑而且健旺。這樣，天兵老叔心裡很欣喜，於是有時也就不免說他女婿沒用。可是他終究是已經過了中年而漸入老境的人了，他的女婿却正從初期的中年走到中年的最高線，在這轉換間，土根對於他的丈人，自然也不免有些煩言，家庭之間，漸漸

的起了衝突。年成又接連的歉收，飯食很快的成了問題；而且又添上兩個孩子，他們挨次的長大起來，彷彿一羣貪食的鵝，雖然還照例的喫着三餐，但他們總也喊着肚餓。一等太陽快要升到半天，或者就要落到西山去，他們便結隊到門外去瞭望他們的父親和外祖父有沒回來，因為他們一回來，便有飯喫了。阿狗雖然並不像小孩子般去瞭望，但也在希望着；他還覺得那貪食的孩子們已使他受了無形的壓迫，似乎這些小動物是直接的要奪了他所喫的一份去了。這是真的，連年收成的結果，家裏本已差不多度着一種寅喫卯糧的生活，再歉下去，這些生命是要全體成爲問題的，像小廢物這種邊際的坐食而無能爲的分子，當然第一個就受着影響。

那是一個初夏的日子，土根不時到米壺裏去探視，覺得這些稀少的米是再也不能青黃相接了。而天又這樣的旱，種下去的田禾，正曬得連葉子都

捲了起來，像一簇黃黃的插在鏽裏的香；田土是白了，並且開着幾寸闊的裂縫，收成當然是不可預料了。於是他提議從明天起要減膳了。

“明天起我想喫點粥！”土根坐在餐桌邊對他的妻子說。

“這樣的年歲，真的祇好喫粥了！”天兵老叔歎氣似的應和着，眼睛却極注意的看着夾在筷上的一片水鯨，用另一手的兩個手指想去取下一簇交錯在水鯨肉裏的刺，因為手指不自然地顫抖着，終於沒有取下來；在這種漠然的神情中，他分明沒有勇氣敢去看一看他女婿或別一個人的臉。在這桌邊，祇有兩個孩子爭着一個從碗裏滑出來的芋艿，各人用筷去夾牠，但因為牠既然這樣的滑，又是兩個人在相爭，便終於不能夾起，兩個孩子都暴怒了，弄得大家哭着打起來。

土根用手很重的敲着桌子，有連桌上的碗筷都因此跳了起來的那麼重，一面罵着“畜生”，乘便

用手打在孩子每個的頭上。孩子益發哭起來了。土根將臉漲得緋紅，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似乎想落幾滴淚，但也不便落下來。

喫粥是實行了，孩子們將肚子都喫得很飽，連阿狗也在內，都以為粥是多喫一點也不妨的。但是粥這東西，牠的效力確是祇能暫時騙騙肚子，倘若多喫一點，便在肚子裏丁東丁東的作響，有時簡直要從喉嚨口泛了出來，會使你覺得自己太貪食，然而不到兩個鐘頭，便又在肚子裏消失得一無所有，仍然感着飢餓。這在他們的家庭裏，是已經普遍的經驗着了。最先是孩子們喊了起來，他們漸漸去纏住母親，喊着哭着，直到金花告訴他們要去煮粥，這才肯走開。小廢物也想鼓起精神去哄他們，帶了沉鬱的笑容在草園裏招手。孩子們對於這永世坐在草園裏的怪人，原是從來沒有發生過好感的，不是遠避，便是將花生殼一類的東西拋在他的頭上，自己們就逃到屋角去，欣然大笑了一場的。現在却頹

然的走過去，將手扶在他母舅的，用一雙小眼睛打量着，在這慘淡的境況中，他們開始要好起來了。

情景祇有一天天壞下去。田禾是沒有希望了，僅有的米已喫到最後的一升。喫了這點便可以不想再喫了。土根在家裏無事可做，只看看每人的臉，這使他幻想出一些奇怪的情景來。有時忽然一個他最小的兒子的死屍，直挺挺的躺在他的眼前了，但似乎還活着，那陷下的肚子正在一縮一縮的抽着，他想去撫摩一下，——於是他醒來了。兒子却直直的躺在牀上，但是睡着的。他無端立起身來，想走出去看看田地裏的作物，但不久，又喪着臉跑回來了。

小孩子們照例去纏住母親，問她今天可是又不燒中飯了。金花並不回答他們，只搖着頭，將孩子抱到自己的懷邊，一股酸熱的淚，被壓逼着流進了鼻孔。天兵老叔和別的人一樣地俯着頭。煙却呼得格外起勁，嘴裏不時噴出濃厚的青煙，一圈一

圈的繚繞，好像在試演着生命也正要像這麼消散了。他張開眼來，從煙霧迷漫中偷看，各人的臉上都顯着一種靜默，彷彿確信他們自己已經被沉到深淵的深處，就是最後的一下掙扎也不中用了。

天兵老叔被這種沉默所封鎖，很久很久，有一個迅速的決斷，從他的腦裏泛起，幾乎使他要喊出口來：“再掙扎一下吧！”於是他站起身，從腰邊摸出一包東西，那是二十塊錢，他把臃腫而污舊的紙包打開，許多眼睛都發出光彩，流動着，集注到這老人的身上。他雖說“這是我自己藏着的最後的一注錢，”表示生命被維持到這限度，仍是一個盡頭，但終於使在他身邊的人得了新的希望，並且駭異着這新的希望了。土根在這駭異中，却又生出一些對於這祕密老人的猜疑，感味着一種人與人之間被隔離着的痛苦，直到老人將錢交到他的手裏，雖然很感謝，却說不出一句感謝的話來。

生命本有一個盡頭，現在這盡頭就是被二十

塊錢劃着的那一條線，他們靜靜的走着，走向這條線腳去。這原是無庸再煩心去幻想這線的那面另有一條線的，可是他們已被這祕密老人引到一條迷路上去了。他們全都向他懷疑起來，以為那另一條線可以在他身上尋到。孩子們也漸漸的去纏住他，土根和金花也不免對於這祕密老人時時注視，看他是否再去摸他的腰間，而且是否再有什麼東西摸出。

“這是最後的十塊錢了！”天兵老叔摸出又一包錢，交到女婿的手裏去，臉向着窗口，“如其我還有得藏着，天在我頭上！”天兵老叔這時正也感着一種迫切的痛苦，彷彿一株古木，被葛藤繞着纏着，現在是再也沒有力量可以給牠們依附了。“再掙扎一下吧！”也已經成爲一句空言，究竟他自己是知道再沒有藏在腰間的錢，也不能將他自己的生命布施給家族的身上，使他們活得較爲健旺的。他先曾想過，如其他宣布他再無所藏，即無異正確

地宣布他們的死期是在那一日，他想免避這種悲慘的宣告，但他正像一個負重的扛夫一樣，將他的背上壓得太重了，他終於喊出口來了。

土根對於他丈人的宣布雖然懷疑，但後來看見這老人終日躺在牀上，用被蒙了頭，連粥也不願喫，也就漸漸的相信他是再沒有藏着的錢了。於是他殘餘的生命像一條垂死的蛇一般轉動着，覺得非自己去尋一條九死一生的出路不可，又開始到田野上去巡行，去尋覓一些可以果腹的東西了。結果是在枯黃的蕃薯根下居然尋出一些手指般大的食物。他欣喜得幾乎跳起來；在別一面，又使他餓昏了的腦裏，想到秋天將完，冬和春也就要接連而至，在不遠之處他見得還有一線光明在招引他，於是他回來將這消息告訴了家族。

但是天兵老叔並不將這消息看得可喜，似乎他已正正確確地知道這手指那麼大的蕃薯是並不能維持生命的，並且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一

個人能夠維持生命，也還是缺少維持全家族的食糧。自己和阿狗呢，又已是一種墮落的生命了，這種生命，在這種年歲，費了寶貴的糧食去養活牠，他覺得這簡直是一種奢侈的事。在富有之家，他們去養活沒用的人，那是另一件事，也不過是富裕的人類，想爲他們自己的道德做一個標榜，但除了他們自己的朋友親戚以外，也就誰都不願去做這種愚劣的事的。這樣，使他自己益發覺得要將自己的生命交還造化了。并且他以爲女兒和女婿也正在這樣地爲他計較，不過沒有說出來。所以事情是決定了。

土根正逐日到地裏去挖掘蕃薯。天兵老叔叫金花最好去幫助她丈夫，金花帶着她兩個孩子居然也去了，家裏祇剩下他和阿狗。機會立刻擺在他眼前，彷彿一個行刑的人向他宣布，讓他有一刻猶豫的時間，可以說幾句還囑。別的是一把渴血的刀，牠向他示威，牠就要問他取回生命了。這雖然

是天兵老叔自己威嚇自己，但也不免自己顫抖起來，他的脊背雖然曬着太陽，却像一塊冰，溶着溶着，所有被溶的水都儘在他的眼裏流出。阿狗感動着這情形，一半是因爲餓得真的常不住了，不自覺地很重的喊一聲“父親！”天兵老叔擊破這寂寞的一聲裏，驚醒過來，天上一層淡淡的雲，正從太陽的頭上移開，顯得這茅屋內非常明亮，便天兵老叔的眼睛裏生出極強烈的反應，看見青紫的他的兒子的臉上有一種死的兇狠的怨態，向他射來。他驚愕着，知道這張着的弓上，是要射出一枝惡毒的箭來了。

“我餓了！我餓了！”小廢物喊着，簡直像一隻野獸的咆哮，眼睛裏纏着許多紅筋，身體向前挺出，做出一種要撲噬的樣子。天兵老叔被這情形驚愕着，一時說不出話來。於是小廢物第二次更舉起他的手，推着前面一條他平日靠身的橙子，橙被推倒了，他重複的嘶：“我餓了！我餓了！你知道

麼？”因為用力太過了，臉上變得毫無血色，終於頹然的將身子萎在草園上。

“不能！你沒有喊餓的資格，”天兵老叔也暴躁的反應起來。小廢物慢慢的擺起他的頭，打量着坐在眼前的盛怒的父親，暫時之間，被慣有的那家長的威嚴鎮攝住，但不久，別的一種勇氣又使他振作起來了，他又嘶着：

“爲什麼？爲什麼？”

“一樣的，你和我都沒有喊餓的資格，我們只有死。”天兵老叔回應着，用鋒利的眼光注視他的兒子，這種盛怒幾乎要將阿狗壓得成爲一個死屍。小廢物受了威逼，竟有些寒顫起來。但這越使天兵老叔的神氣變得更爲殘酷，而且帶着蔑視了，他說：

“你會做一個掠奪的強盜麼？”

“……”小廢物並不回答他。

“那麼做賊呢，那上梁挖壁的賊呢？”

“……” 小廢物也沒有回答他。

“呵！那麼討飯呢？那麼，討飯呢？”

小廢物將頭更其俯下去，眼裏含着一泡淚水，流下來，流下來，滴在自己的膝踝上，也不說別的話，只是淒然的用低微而哽咽着聲音喊着“父親”，彷彿求救似的。一種人類的情焰，重復似暗綠的螢光般燃燒着，使天兵老叔再也沒有能力振作，他蹣跚地走去，跪在兒子的前面，伸出手去擁抱，兩頭正互相倒在各人的肩上，散亂的頭髮，蓬成一堆蒼灰的亂草，一種乾嘶的喘聲從這亂髮裏發出，喃喃地夾着“祇有去死”那句話。許多時候，天兵老叔才將頭從擁抱中脫出，耽視着他兒子的無血氣的藏在衣領下的頭頸，淒然的一種生的觀念在復熾，使他覺得雖然兒子沒有活下去的希望，但也沒有能力可以強制一個活人去滅亡。

“討飯也可以，現在讓你自己去支持你的生命！”天兵老叔說着，衝然推開他兒子的手，站了起

來，想逃到屋外去。却巧一隻腳被阿狗拖住了，他口裏喊着“不能！不能！”死也不肯放。天兵老叔狠命的掙扎，但掙不開，一直連阿狗也被帶出屋外，才用另一隻腳去踏住阿狗拖住褲子的那隻手，掙脫了。他匆匆的繞過屋邊，走向喫水的那口井邊去，頭也不回，只將手向後面揚着，阻止小廢物不要跟去，便翻身跳在井裏了！只有井水發出一個“沉”的聲音，再也沒有言語。小廢物用盡平生的力量從土階上滾下，兩手支地，撐起他的身子，在地上爬，像一條被人打斷了後腳而還在逃避的狗，起初是哭着喊着，想去阻止他的父親，但已經沒有效驗，等他乾嘶着爬到井邊的時候，井裏的水已很和平的！並沒有誰曾從這裏沉下似的，毫無他的父親了。他頹然的將頭伸到井裏去，一雙殘廢的腳却露在井外，慢慢的像一條歸洞的蛇般匍匐匍匐，終於全然在地面上消失了，也只有“沉”的一聲，使深藏在井裏的水漾了一漾。

天是漸漸地黑暗下來了，在這黑暗而嚴寒的
夜裏，讓餓不死的人們在啜泣着。

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杭州

桃色的鄉村

—

章繼祖臉上紅紅的，正在李家吃了喜酒，提着燈籠，走上曲折的田塍。和他同路的是江老八；那後生也十分醉了，步行傾斜地跟在後面。雖然是十一月的黑夜，原野上的北風也吹得緊，對於才吃了酒的少年人却並無什麼，因為他們心裏正有一種活的東西爬着，又在黑夜裏，誰都沒有望着誰的臉孔，於是嘴裏說出十分放肆的話，這使他們高興。

“嘻！那新婦多好，長生這小子真有些福分！”江

老八以破碎的聲音說。一面吃吃地笑着，那笑聲也乾燥，不大自然，彷彿在哭。

“真的！多好吓！”章繼祖氣急地回駭他。“臉孔圓圓的，多胖！呵！是的，我是說那眼睛呢，起初是蒙着的；後來，吓，一眼斜轉來了，真要把人跌倒哩！”

“吓！吓！真要跌倒哩！”江老八把肩夾簞了兩簞。“如其挾着親個嘴，一定酥了我的，吓！吓！我的骨頭吓！”

“呸！你這畜生！她是長生的老婆呢，你想，你想親嘴了！”章繼祖斥責着，一而在發笑。

“嘻！嘻！我是在說說的吓！”

“嘻！嘻！我是在說說的吓！”章繼祖重逆着，一面返轉身，本想打江老八一下，江老八却早已躲開去，猙獰地在笑着。於是他放下手來。“我相信，如其那女人在這裏，你是一定會挾着親嘴的！”

“呵！或者呢！”江老八頓了頓，同時把手揚着，教章繼祖向前面走，然後他正經地說：“呵！我怎麼

不會呢，你知道，這樣好的女人哩！你想想，誰都會中意呢！”

“啊吓！中意，這有什麼用。”

“可是我們心裏總要想吓！不想，如何做得到呢？譬如說，我們的老三吓，他討老婆的時候我不過是個大孩子，那多有趣，可是後來，客人們都走了，我們家裏仍是冷靜靜地，我還想到他們新房裏去坐一下，然而飯一吃，太陽還沒落山，他們却早已關門睡覺了。”

“是的哩！我怎麼睡得着，於是，吓，我重新跑到他們房邊，自己也不知爲什麼，我想喊：“可惡的東西！”然而我終於祇立了一下，仍舊一聲不響地躺到牀上去。唉！這時多難過吓！”

“所以呢，要自己討一個才興！”

“你知道，說說多便”要討可難呢。像我，啊吓吓！飯都沒得吃呵！”江老八把袖子揩了揩鼻涕，說到自己的身上去了。

“喔！吃飯和討老婆是一樣要緊吓！你可知道長生麼，不是也和我們一樣窮，可是忠順老伯那酒鬼，他却向陳一鷄那裏借了錢討媳婦。呵，那酒鬼，旁的雖糊塗，這事上却心裏明白呢！”

“呵！明白，說起來真是可怕哩！”江老八反駁他。

“可怕，莫非他想爬灰麼？”

“那倒不是，我是在說借錢呢！唉！我是知道的，那酒鬼在向陳一鷄借錢的時候，我也正在那裏，那陳刮皮說得多可怕，他說哩：“窮人們討什麼媳婦吓，要借錢，好的，就算我借給你了。可是我要問你吓，你的兒子每年能賺多少錢呢？”呵，那酒鬼說：“這個我可不知道，如其替人做長年呢，每年準值四五十塊錢的！”“好的！”陳刮皮說：“你兒子要穿衣要剃頭吧，一個人祇少要二十塊錢用哩！還有二十塊，好的，就算做利息吧！我問你，這時候，銀根真緊哩，二分的利不算重吧？可是一切都完

了，生出孫子來吃什麼，你的媳婦又吃什麼，吓！吓！還有哩，你兒子是要老的，將來值不得四十塊，我的利息却不能省吓！”

“可是他還要借麼？”

“他怎麼不借，他借哩！他說：“我們窮人是不能沒有希望那東西的吓，你想想，設使沒有牠，我們怎麼活得過去，耕種，還要耘哩，全副的精力都在田稻上，可是穀還沒結成的時候，總是一蓬青青的草吓，如其我們不想牠結成穀，荒年不望熟年我們還辛苦做什麼，是的吓，都會得有希望這東西吓！吓！現在，是的吓，我希望討媳婦要她養蠶哩，明年弄得好，吓，養五十塊的繭，後年大後年，於是一切債都還了！”可是那陳刮皮人雖壞，話却說得不錯吓！他說“可是你不能不碰着蠶瘟吓，碰着了，這却怎麼辦？吓！吓！不碰着吧，桑葉貴了又怎麼辦？你知道，養蠶是沒有把握的吓！”

“啊吓吓！這可真哩！我們也碰着過這樣的一

年，蠶多好，白淨，結實，並且多嚇吓，到出火是滿滿的二櫛哩。可是，吓！吓！桑葉多貴！二角一斤都買不着，起首是有錢沒有葉，後來，沒錢也沒葉了呢，吓！吓！那畜生，我是說的蠶吓，儘向篩邊爬起來，到處到處，像一羣餓鬼，多可怕！吓！吓！我是沒有勇氣再看，儘向田坂裏亂跑了，總算我父親給收拾了，把牠們丟到江裏去！吓！吓！事後想想，真做了個可怕的夢哩！”

“是的吓！可是那酒鬼說：命運那東西，我們是要去碰碰的吓，不碰，難道我們就坐着等死？吓，所以吓，媳婦總該得討，想想看，我是父親呢，給討了再沒有子孫的話，這怪不得我，吓，我是給討了的吓！債將如何還法，這就要看他們自己爭氣不爭氣哩！吓！陳老板，你是該得借的吓！”

“陳刮皮就借了麼？”童繼祖再擔心地問。

“吓！吓！怎麼不借？那酒鬼是捏在他手裏的；長生那小子多軟，要長就長到天，要矮，種到地裏

都可以。還怕他們不還麼？”

章繼祖沒有回應他。

兩人各自沉默着；酒力漸漸地在他們身上失了効用，覺着有些不自主的顫抖。夜是這樣黑暗，風吹着敗草敗葉發響，他們急速地走着，終於近着章家的屋邊了。章繼祖把燈籠遞給後者，然後擦着手，摸進自己的屋裏去了。

章光裕聽見兒子的腳聲，便去捻亮那桌上的燈，因為稍稍受了點風，從新又拚命地噶起來了。那屋內是：雖然點了燈，却還是幽暗零亂。一股敗落的景象。那張木牀的朱漆，已經駁落，不駁落的便和塵埃配起來成爲紫黑；牀前是一張沒有帳欄的他兒子的牀此外米籬菜鬢書箱，滿屋子不十分配合的什物都堆在一起。從這些推想上去，牠們是曾經有過一個繁華的日子，而如今是，把範圍縮小了，就幽默地擠在一處的！

章繼祖“噓噓”地吹着冷氣，一面在鋪被，他心

裏有些憂鬱，所以一逕沉默着。做父親以為已經猜中兒子的心事存心想討好他，却遠遠地套轉來說：

“菜是八碗一湯吧？”

“是的！呵！章繼祖不耐煩地應着。一面和衣坐在被頭裏。

章光裕本想接上去說：“新娘可漂亮呢？”看看兒子的神氣太憂傷了，便轉了口鋒：是前天呢，那朱阿太又來說過了，仍是那蔣家，家裏雖然窮，姑娘却大方的，真是瘦牛不瘦角，有聲名人家的女兒呢！可是，一起纔得三百塊錢才興，如其你願意的話，我想就把那三畝賣出去呢！”

“好了，睡覺吧，三百塊，說說多便！”

“可是不討也不成話，你是這樣大了，給人家說起來，某人也不給兒子討媳婦，呵，這個可有些受不起哩！”

章繼祖並不睬他，一徑躺了下去。好久之後，

依章繼祖是該得上山去；然而江老八不說話，儘把右面的一隻眼睜向小貓頭，滑稽而諷刺地，弄得對面的人臉上發紅。

“吓！做什麼？是我說的向左，向竹棚那邊，然後到長生家裏去坐！小貓頭終於自己說，一逕向前面走去。

少年人的心裏是有着活氣的，在他們是什麼時候都好，那殘冬又是瞭廓而爽朗，從瞄準的鳥槍裏發出來的聲音多清脆；那烟是比空氣還青，從竹梢上噴出來，稍稍地繚繞了一下就消滅了去。那是種動，變幻，能在沉靜的宇宙中生出差妙的趣味來。在每一次槍聲以後，接着了他們的鬨笑聲。

忠順老伯坐在家裏剝指甲，看看太陽還高，背了耜頭在野坂裏套了一轉，聽見有人在竹棚裏打鳥，他也走近去了。把他們放在路邊的一串死鴉鵲拿起凝視了一下，隨後他想：“把這些油沸了下酒多好！”

小貓頭攜了槍正向忠順老伯那面躡脚而來，在距他不遠的一根地崗上把槍瞄準，那前面是，一隻鴉鵲在桑樹上躡尾巴，那畜生四面探視着，却祇看見忠順老伯而沒有看見要打牠的人，‘鴛鴦’地在那裏自鳴得意。他終於開口罵了：

“吓！吓！你這畜生！”

“吓！你驚走牠，你是鴉鵲的老子麼？”小貓頭放下槍來笑着說。一面爬到路上。

“吓！鴉鵲的老子，我却不是哩！牠們在麥地吃麥子的時候我多恨。可是現在，吓！也够牠們了，雨雪一來，就叫牠們躲到窠裏去餓。真是呢，我的心腸多軟吓！”

“吓！你要說心腸軟，我們却打算把這些送給你下酒呢！”

忠順老伯發笑了，看看別的兩人也走近來，他迎上去說。“說是你們要送給我，這可是真的吓？”

“真的呢！我們是陪小貓頭來看看新娘子，打

鳥是帶便的吓！’江老八回應他。

“吓！好的，我們還有些花生在那裏呢！”

他們沿着竹棚走，不久之後，路已斜出，貼着江邊了，旁的一面又有個小小的竹園，那是村莊的末梢，就是忠順老伯的家。長生的老婆正在屋前收拾衣服，將他們瞥了一眼，急速地走進屋裏去了。

“吓吓，做什麼？阿巧？還得給我們燒點茶呢！”忠順老伯向媳婦說，一面拿棹給他們坐。他自己也坐下來摸着死鴉鵲的肚皮，那畜生是吃得飽飽的，更見得肥胖了。

“不是我們還得將牠們剝出來麼？”忠順老伯一面問。

他們接着剝起鴉鵲來了。章繼祖的手法最純熟，他已經剝了一隻，看看忠順老伯把鳥腿都撕落，兩手血淋淋地儘在發抖，額上擠出汗珠，想用肘子去揩拭，已全處在一種惶惑的狀態下了。

“吓！吓！你就算了吧。”章繼祖把鴉鵲拿過來，

接着剝給忠順老伯看。“從身上褪下來，然後兩腿。吓，頭是沒有用場的，還不是要截了去。現在，好的，你去拿把刀來吧！”

忠順老伯懶得走，喊媳婦拿刀來，自己還是呆看他們在剝。阿巧把刀交給他的公公，她也在那裏看，少年們不時把眼射到女人身上去，正是兩方眼光接觸着的時候，她又轉向別一個去，這樣的一方在捉捕，一方在躲避，增加了他們之間的奮興。

長生挑着鹽歸來了。全個頭部被遮在簷帽裏，倏儻的身裁越見得短小，嘴裏吼吼地喘氣，將圍坐在門外的人們不高興地看了看，一面想跨上階沿去，然而因為力乏的緣故，反而退了下來。他的全部的筋都發漲，血湧在臉上變為紫黑，這不止一種掙扎，還有說不出的怒惱充滿在他心裏。

“上去！”章繼祖立起來給扶上階沿去，一面沉寂地看着長生的背影，彷彿有些失神。阿巧跟在長生的身後，緩慢地走着，側轉身來把章繼祖看了

看，那眼光是幽默而有蘊蓄，具着女子們特殊的胆小，忍耐，討人憐憫的魔力，使他留連着不想走開。

“吓！老章，你做什麼？讓他們夫妻們說幾句窩心話吓！”江老八把章繼祖喊回去。

長生洗了臉，也坐到門前來，他靜靜地看着他們，一面在剝花生，阿巧接着灌了壺茶來，也有一盤花生。她還想立下來看看時，忠順老伯想吃花生了，於是又叫她打水去。

“吓，還要打水哩！我們要洗手，你呢，還要將這些洗清楚。……啊吓，還有我的烟筒吓！”

於是換班了，他們是吃着茶和花生，讓阿巧在那裏洗烏肉。忠順老伯抹着黃鬍鬚發笑，他那紫藍色的臉膛，祇要每天有酒給他紅一下，便會把頰肉簞起來，歡樂而舒暢，現在又有下酒物在預備，他還管旁的什麼？長生見到這情形就痛苦，彎下眉毛鄙夷地把頭朝向別處去。後來終於向父親進攻了。

“每天總吃酒，看看這酒帳呢！”長生從懷裏把

把紙頭塞向忠順老伯。忠順老伯拿去把弄了一下，隨手遞給章繼祖。“吓，給我看看，究竟多少呢？我們是要還的，我們沒有說不還，吓，今年年成多不好！”

“要還，我們那有可以不還的債，但是我們拿什麼去還。”長生頓倒頭自語着。

“啾啾，欠欠總作興的！”小貓頭看忠順老伯在發呆，就來挑撥他開口。“什麼鬼酒，全是水；還把酒罈在甕口裏撞兩撞，於是十二兩當一斤。現在，好的，忠順老伯，我告訴你，到陳刮皮家裏去打酒，先該秤一秤，然後你在壺上刻條痕，以後便照這條痕認帳，不然就到旁的一家去。”

這話把旁人都弄笑了。忠順老伯本想發言，看看旁人在發笑，他的兒子更笑得淒苦，重新把嘴湊到烟筒上去。後來他正經地說：

“吓，吓，這話多容易！十二兩當一斤，我豈不知道，沒有什麼痕，一上手也就有數的。可是你和

他爭呢，他就要你先還了酒錢。沒錢時沒辦法，有錢時我也爭過氣，吓，可是到後來，他向我陪禮了，還請我吃好紹興，他說“老朋友做什麼，我們從上代好下來，難道現在就惡識了，吓，喝一杯吧！”於是我的心就軟下來了。

“軟下來做什麼，要硬一下才興呢！”小貓頭第二次引逗他。

“吓，沒錢的時候硬什麼？你不還他，好的，你要上街去買賣，他看你籃裏有鷄婆，就要鷄婆，有黃瓜就要黃瓜哩。街上奪起來多難看，吓，好的，我就算抵了他的帳。”

天是漸漸地暗下來了，忠順老伯的議論還沒終止，炒鴉鵲的香氣從門裏衝出來，長生立起身說：

“現在又是吃酒的時候了，明天且看你怎樣去還帳？”他說着也不管別人，一逕跨進門裏去了。

忠順老伯把客送出來，一面自語着：

“真是哩，明天拿什麼去還帳！”

三

長生因為挑私鹽關在縣裏了，十二月底的討債人却仍在忠順老伯的家門口打迴旋，阿巧碰着討債人便臉紅紅躲開了，忠順老伯就得出來招呼。可是討債人的來勢非常洶湧，他們頓着腳，後來甚至於罵了：

“呸，長生長生，你道長生是掘藏去了麼？設使長生能掘藏，早就把帳弄清。現在，好的，且看你拿什麼來還我。”

忠順老伯沒有辦法，祇有躺到牀上去生病，蜷縮着，連飯都不敢出來吃，後來是甚至米也吃完了。阿巧走去搖動他：

“現在是連米都沒有了，我們該得吃什麼呢？”

“吓，吃什麼嗎？”忠順老伯將媳婦瞥了一眼，慚愧地頓住了，接着把頭蒙到被裏去說：“看看呢，有

什麼就吃什麼，現在有誰鈔給我們東西呢！”

章繼祖聽見長生的消息又跑到長生家裏來，看看忠順老伯躺在牀裏便走近去推醒他。他見是章繼祖，從被窠裏坐起來輕輕地說：

“吓，正好哩，長生是捉去了，我是躺在這裏避債，弄得連飯米都沒有了。好的，現在就要勞駕你哩！”

忠順老伯一面把媳婦叫進來，要她拿點什麼東西去當。

“就是那個銅火爐吧，旁的有什麼好當！”阿巧想把火從火爐裏倒出來，一面在哭。

“唉，就是這個吧！”忠順老伯點點頭。後來又說：“現在先拿給我烘一烘吓！”

章繼祖被陷入苦痛中，在室內徬徨着。隔壁是阿巧細微而尖利的哭聲，這哭聲的有韻律的顫動中，可以想像得出她是在抽搐；他思考了一下說：“吓，你想想，這以後又吃什麼呢？”

“以後，我那裏會知道呢！”忠順老伯抱着頭說。那語聲是模糊而含混，彷彿一個怕羞的小孩，

“吓，忠順老伯，我看這樣吧！”章繼祖後來立近牀邊去說：“讓我去飽鈔米看，五斗吧，過了年再說吓！”

章繼祖終於給他們鈔了五斗米，總算度過了年。一到正月彷彿把人們的神經寬弛了一下，忠順老伯設使沒人向他討債，本來就會什麼都忘記了的，況且是新年，祇要他不自己尋出去，還有誰個來問他要。於是他坐到檐廊下去晒太陽，噴烟，喝茶也喜歡談天。就祇是一味的懶，有時就利用那般少年們：

“吓，好太陽哩，那麥地裏凍都解了。吓，吓，小夥子坐起來做什麼，快給我削一削草吓！”

少年們真個替他削草，做活，他搖着黃鬚髭發笑，一面教訓他們：

“吓，酒多貴，少年們是再也吃不得了。吓，吓，

那邊，還有一株草吓，爲什麼不削了他呢？”

後來他注意着章繼祖了。

“吓，這後生多好，既勤力又健，還有顆良善心哩！”

“啊吓，是的哩！設使沒有長生，你是定要老章當兒子的，有女兒也定要配給他！”江老八向忠順老伯蠢笑一面對章繼祖褒嘴。

“吓，這是真的，如其長生不回來，我是定會把阿巧配給他的。”忠順老伯毫不猶豫地說。把章繼祖臉上弄得紅紅地。

“可是我們也在給你削草呢！”小貓頭有些不平。

“割了麥，也請你吃麥酒吓！”忠順老伯回答他。

章光裕正從茅屋邊踱過來，長烟筒在竹幹上敲，忠順老伯把話頭停止，很恭敬的迎了上去。本想做出點笑容；然而來者是把下頰收得緊緊的，伏着的鬚鬚便向外直出，太陽穴上的青筋漲滿而在閃

動，那來勢懾伏了他，使他祇是呆呆地向來者痴望。

章光裕仍然並不說話，咬緊牙根，把長烟幹想向忠順老伯的頭上敲去，結果却祇敲在腳脛上。忠順老伯也不反抗，捧了頭儘向屋裏逃，他是躲着不走出來了。章光裕然後返身又把烟筒向老八敲去，江老八把耜頭往上一擋，烟筒便折爲兩段。

“呸，你做什麼？我可不是給你敲的呢！”江老八還是立着不動，他是在預備反攻。

“好，你們這班無恥的東西，哄了我的兒子到這狗地方來。女人，女人，以爲我不知道！”章光裕把女人二字提得特別重，他的下巴骨不住的在發抖。

小貓頭把頭斜轉來看了看章光裕，他覺得有些可笑，走去將章繼祖的手一携，自言自語地說：

“咦，咦，這樣兇做什麼，我們現在已不是以前的小學生子哩！”

接着三個人攜了耜頭悄然的走到門前去，在

棧上坐下來了，讓光裕一個人在道地裏發氣。章光裕沒有法子，把斷烟筒向他們擲來，返轉身，將手指了指，走了。

忠順老伯從門背後走出來，看看三個人還一聲不響地坐在門前，他招着手說：

“吓，吓，快來吓，我們的阿巧在要尋死吓！”

江老八和小貓頭走進去了。章繼祖仍舊坐在門前，聽着女人的哭聲漸漸地高亢起來，尖利而酸楚地刺着他的心，他是悲楚憤慨，鉄青的臉上流下兩顆冷淚來了。

略略勸解了一下以後，三個人便走向村裏來，彷彿有什麼將他們凝結在一塊，誰都沒有說話。章繼祖把嘴唇顫動了好久，然後他問：

“我要問，那女人是爲着什麼尋死的吓？”

“吓，你還問麼？”江老八返視了一下跟在後面的章繼祖。“可是那女人也說得對哩，她說，有錢的雖然偷人也在豎碑坊；窮人就祇爲了窮，一糞箕

垃圾都向我們頭上倒了來。”

“可不是麼？”小貓頭向默不作聲的章繼祖問。
“就是你的父親”他見陳刮皮就開笑臉；可是見了我們要頭痛。吓，吓，我們比陳刮皮壞點什麼呀！”

“吓，你攻擊我做什麼？我不就是我的父親呀！”章繼祖淒然地說。

四

長生從牢裏放出來，臉上是幽暗，滯塞，佝僂地在家裏踱。脚手都發着麻痺，一切都不願做，祇是不時想飯吃，此外就是向父親和老婆發脾氣。自然他也聽到了一些消息，看看父親有錢時總還吃酒，他哀悲地絕望了。忠順老伯有時到市上去，就對他說：

“吓，那管借錢也得買點補品給你吃才興哩，窮苦人不會做是沒得吃的。”

“噢，噢，給我吃麼，好的；可是想我做吓，等着

吧，反正大家撒爛污，看看誰的肚子餓得起哩！”長生就給他一個釘子，獨個兒踱到房裏去了。

在房裏，阿巧正把着頭髮在梳，又略略對鏡子照了照。長生立着看了一下之後，突然地走去將頭髮一拖，正正的一拳打在老婆的頸頭上。然後把自己的手反背着，睜出他的小眼珠罵道：

“吓，梳得這樣光做什麼？嫁人麼，我還沒有死哩！”

阿巧潑泣着。她雖然知道丈夫是一種神經錯亂的反常狀態，然而她非常反感，終於對抗起來。

“你，你是恨着誰的？老實和你說，現在呢，我還是你的老婆；可是你想想，窮人是該有老婆的麼，我知道總有一日，你們沒飯吃的時候，橫直會將我賣了去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在去年沒有飯吃的時候賣給章繼祖的！”長生暴怒着，一面仍在套圈子。

“就是吧！”阿巧應着。把頭髮甩到背後去，她

也怒惱，兩眼睜睜地釘視着他的丈夫，預備着對方來進攻。

長生覺得來勢利害，又把他自己和老婆比擬了一下，她是紅潤多血，那發達的胸部高高地挺起着。於是萎然地走去倒在牀上，發出一種細微的哭泣，全像一個孩子。阿巧却有些可憐他，走去攜起他的冰冷而發抖的手，撫摩着，安慰他：

“別人的閒話究竟還是閒話，你要想想我們目下的處境吓！我們已經連飯都沒得吃，難道還談得到旁的什麼嗎？”

長生的脾氣是容易平下去的，然而也很容易發起來。在田坂裏聽聽旁人的談論，回味味女人們說誑的一些故事，便又骨脊酸起來悲傷了，把袒頭一背，不管太陽在什麼地方，就慢慢地向家裏走。

忠順老伯看看兒子這副樣子，以為在發癲，也不大去注意了。他是仍要他的伴侶，談笑，以及酒，沒有這些，他是活不去的。

五月裏的霪雨綿延着，很給忠順老伯一些幫助，地裏的黃瓜茄子儘在開花，結實，長起來，忠順老伯於是天天到市上去賣，臉上漸漸發紅了。長生守着老婆也有些怕厭，又想到市上去吃一頓散散心，就穿上蓑衣跟父親一道走。

在市船上他們碰着了章繼祖，正也挑了菜蔬去賣。長生坐在船艙裏不作聲，儘看着章繼祖一擺一擺的在搖船，一面也和池父親談天，然而態度上是非常拘謹，也有些羞澀，這使他心裏覺得抑悶。

市集散了以後，三個人便跑進酒店裏去。他們喝着喝着，統統有些醉意，長生更在心裏冒着火，祇是沒有發出來。上船以後那隻船也彷彿吃了酒，在市河裏搖幌着，不肯聽章繼祖的把握，終於碰在石壩上，把倚坐在船艙裏的長生翻到船底裏去了。

“畜生！”長生向章繼祖罵。看看腳踝上碰出了血益發暴怒了。“畜生，你要謀命麼？”

長生捏了扁擔，想趕到船梢上去，忠順老伯將

他奪住了。兩個人在船裏扯着，有時一個跌倒了，便連帶地第二個也倒下去，儘把船傾盪着，一側一側的要沒到水裏了，天是下着雨，二個人的衣服盡沾了泥和水。章繼祖沒有辦法，立在船頭裏發呆。

兒子終於從父親的手裏掙出來，‘碰’地翻到水裏去。市河並不怎樣深，他重新從水裏鑽出來，兩手把住了船身死命的搖，將章繼祖和忠順老伯也都倒在水裏了，船底便朝了天。

章繼祖正想逃上岸，一隻脚被長生抱住了。長生看他將從手裏掙出去，就忽號了：

——“呀！地方吓！”

兩岸上全是看客。兩三個警察走下來捉住了他們。

忠順老伯一慌，腦子裏模糊得不知怎樣才對，就從對岸爬起來，衣服被浸得貼在身體上，發着抖，套遠路逃回家裏去，口裏含糊地說了幾句，便裹着被躺在牀上。

阿巧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勇氣敢趕到警察局裏去。

她看見他們二個人的酒力都已退去，披着蓑衣蹲在柵欄裏發抖，悽然地儘向她呆看。

“現在你究竟打算怎麼辦呢？”阿巧咬住了下唇向長生問。

“他奪了你，他欺侮我！”長生抱着腳踝蒙頭在蓑衣裏說。

“好，什麼事反正都要有結果，不弄清我們也沒好日子過的。可是你要有證據。”

長生並不回答她。

“你再想想看。”阿巧接着說。“他就定了罪，於你有什好處？”

“我不要什麼好處！”

“不但不止沒有好處。那時我是奸婦，我也得陪着去坐牢。好的，好的，他也太冤枉得利害了，我要……”

阿巧也坐在地上澀泣起來。

長生被困陷在悲楚恐懼以及惶惑之中，他不能取得一個決定。

一個大胖子的警察跑來了，他把脚跌在柵欄上說：“吓，這樣拖延着幹什麼？再過五分鐘我們就要送到法院裏去了！”

長生俯下頭，把手搭到大胖子的皮鞋上去。

“要打官司，還是願罰？”大胖子笑着說。

結果還是願罰。

兩個男人去翻轉船來，長生和老婆躲在船艙裏，章繼祖仍舊搖櫓，一空回家裏去。

五

天氣接着便久旱了，晒得稻葉捲弄來像蒼黃的棒香，田裏的折口有一尺來深，簡直放得進脚。凡是求雨的方法都已做過，天總是下雨。大家看看麥子都已吃完，新穀又毫無希望，想努力呢，根

本還是旱地裏種不出什麼來，於是誰都開始在村裏閒行起來了。他們仰頭看看天，無論日上或是夜裏總是清光皎潔連一點雲影都沒有。夜裏是南風發得更大，雖可稍許涼一點而牠的收取作物的水分，却比太陽還利害。這使他們不安。

江老八心裏有事，想去找忠順老伯談天，却祇有長生坐在屋裏嗑南瓜子。他將身體靠在腳蹠上，一手支着頭，一手把瓜子送到嘴裏去。幽靜地把來者看了一眼，也不作聲。

“吓，好猛的太陽哩，今年真的祇有去餓死了！”江老八開口說。

長生並不回應他，遞了些瓜子後，仍是夷然地坐着。他是表示着他的鎮靜，彷彿對於當前的災難，已經有一種準備似的。這使江老八不高興，發生一種厭惡的反感，接着把長生瞥了一眼，冷笑地問道：

“你是打算怎樣過下去呢？”

“我麼？我打算能活到幾時便活到幾時！”長生回答他。

“吓，這話真有些蠢呢！譬如說，去年上村人要我們加租穀，那末我們聯合起來不種田，這是一個辦法。現在，我們沒得吃了，不是我們也得想個法子麼？”

“想法子，好的，我們和誰去想法子？”

“這個，我們就得照前一次的辦法，由你我小貓頭章繼祖這一班人想法子。”

“好的，現在，你們去想好了，我沒有以前那麼呆！”長生怒惱地說，把瓜子殼拍了拍，想走到房裏去。

“吓，長生，你是在說點什麼吓？”江老人把住他的衣服問。

“好了，我够了，像你們都配得上稱朋友的！”長生把衣服一掙，走進房裏去了。接着又說：“人是一樣的，你知道！窮人和富人，誰都不會比誰好，窮人

總想有，富人想更多一點！”

“吓，你說的窮人，是指的章繼祖麼？”江老八問。

“是的，章繼祖，”長生回應。“可是你們也不會比他好，你們都聯在一起作弄我。”

“你說是我們麼？我說那是窮人在作弄你，也是窮人在作弄我們。你知道，設使我們都有錢討老婆，你就不會疑到我們身上來的，是不是？”

“是的，可是窮人偏作弄窮人呢！”

“好了，讓你自己去作弄自己吧！”

江老八說着，就返身走了出來，他預備回家去。忠順老伯和阿巧背着水戽從芋芳地裏回來，正坐在竹棚下乘涼，又把江老八喊了轉去。阿巧看看江老八走近來，也獨自往家裏去了。

忠順老伯看着媳婦默默地走進屋後的竹棚裏，他把烟筒指了指對江老八說：

“吓，你看，這女孩子多可憐，她心裏是一肚皮

的委曲呢！”

“可不是，長生的態度總不變，恐怕要和老章一直結下怨仇了！”

“那祇他一個，現在又疑到我身上來了。”忠順老伯頓了頓說：“昨夜她在餵豬，我走出來小便，吓，我回轉來時，那小子竟隱在門邊偵探我吓！”

“那末後來呢！”江老八問。

“他又打他老婆了！總之一句話，他除打老婆以外沒有別的事。”忠順老伯哼了哼鼻子。“吓，現在是，我們多苦，每天吃麥皮過日呢！”

——“這東西我也吃過，可是總不會飽肚。”

忠順老伯把江老八看了一眼，覺得他這話有些幼稚於是他以反問的口氣說：

“你以為麥皮比米飯好吃一點麼？”

“吓，我是說麥皮這東西救不了性命呢！”

“好大的口氣哩，你想想，現在麥皮也要一塊錢三斗呢。麵店裏那小子說：“你把麥皮去餵豬，

麥皮是一塊錢三斗，請問你豬肉一塊錢賣幾斤？”吓，想想真倒霉，我還能說什麼，我把麥皮背着走了！”

“所以呢，我想我們大家來吃米！”

忠順老伯越覺江老八的話有些蠢，他看看赤日當空 肚裏在說：“你真在太陽下做夢了！”接着點起烟，纔弄眉頭在沉思什麼。

“要吃米飯呢，有倒有一處。”忠順老伯後來自語着。我那小子說哩“這樣過日子，真不如在牢裏好，牢裏倒有兩碗飯好吃呢”你想想，牢裏倒有飯吃呢！”

“吓，你想想看，我們是有多少沒飯吃的人呢，難道在那裏都容得下我們麼？說到歸根，我們都到牢裏去了，誰還種給我們吃？我是說，吓，你想想看誰的家裏有穀米呢？”

“吓，這還問我，不是陳刮皮那裏有着麼？”

“是的吓，現在是要想想怎樣去拿出來呢！”江

老八立起來說。一面打量着忠順老伯面部的表情，看他將要說什麼。

忠順老伯眼前現出一道亮光，心裏想：“這小子多會想，”看看前面有人走過來了，他也立起來，把烟狠命的呼了一口說：“吓！我是一定贊成的！”

生活將趨到怎樣一個境地，這在忠順老伯的心裏是已經有些覺得的。他覺得兩肩上押着的重量已在漸漸地加增，而且咬住了肩頭，不容易把牠推下去。在以前是年輕，生活容易，當死了老婆的當初，雖然也使他感着不安和寂寞，然而他因此便漸漸飲起酒來，把一切都忘記了。現在呢，媳婦把家裏弄得舒齊，看看她受着困苦和兒子的虐待，還是一聲不響地忍受着，這雖有些心酸，這心酸却彷彿能夠鎔解他的積痞似的，重新把他拉入人生的漩渦中了。

他把江老八的話想了一夜，第二天很早的就醒轉來，一顆顆金黃穀還在他眼前跳動，心裏一高

興，便走起來和阿巧說：“吓，好的，我們就要有米飯吃了！”

阿巧正坐門口縫破衣服，聽見說有米飯吃，心裏一動，把縫針觸在手指上，弄出血來了。她一面把手指放到嘴裏去啞，看看他公公發瘋的樣子，悽然地又把頭俯下去，心裏說：“現在，真是大家都有些餓昏了呢！”

忠順老伯並不睬她，一徑走到江老八的家裏去。所謂江老八的家，是一間破屋子，一邊是陳刮皮的柴房，另一邊貼着陳刮皮住屋的高牆，因為四邊都是陳家的產業，他的一間屋正如圍棋盤裏的死子。那許多白白的圍繞着他這黑的一顆，在情勢上是遲早總會軟化下來的；可是江老八看着這樣子，倒反心裏越喜歡，無論陳刮皮出多少錢，他總不肯賣，還像粉壁上的污點一樣留在那裏。

七八個後生在輕輕地談着什麼，看見忠順老伯推開門，便走起來招呼他。其中有一個是忠順老

伯所不認得的，他在看着章繼祖寫點什麼，後來都立起來走了。

坐中的空氣暫時還保持着沉靜，大家以疑問的眼光看着忠順老伯沒有開口，這個使忠順老伯氣悶，並且覺着失望，後來他走去把江老八叫到門外來輕輕地說：

“我，我是來尋你的，我說過我贊成你的辦法，我…………”

他們的頭是距離得祇有二寸來遠，忠順老伯把熱氣噴在江老八臉上，他的眼光是沉靜地注視着，在責備在懇請，也在想說一句話，那意思是“爲什麼不通知我同到這裏來，”然而他說不出。

江老八是瞭解他的意思，感覺着一種熱的東西在自己的眼皮上盪動，馬上把手放到對手的背上去，接着沉重地說：

“我，我是不會忘記了你的，我們要用着你，記着後天，後天的上午，暫時不要對誰去亂說！”

屋裏的人都散出來了，他們對忠順老伯笑了笑，點着頭各自走去，他還執着江老八的右手在發呆，江老八後來把左手去執住他的又重新說：

“記着，後天，後天的上午！”

六

忠順老伯再也睡不着了，他起來看看還沒發白的天空，在那裏殘星映着眼，那淡得像白雲碎塊的月亮，粘在天邊不肯落去，索性在階石上坐下來了。在他心裏有的是煩而不是惱，好像他就要發動一件大事，解決一個久久擾纏他的問題，他是在期待着。

那鷄聲叫得他多煩，起首他是在數着牠，後來忘記那鷄聲已啼到第幾次了，於是他捧着頭去想自己究竟要扮怎樣的角色，別的男女老幼將是怎樣的神情，他把這些都在心裏描摸起來，想讓時間快點過去。後來又想：

“吓，我該去預備幾隻麻袋，我的，阿巧，還有長生的，吓，吓，坐着幹麼！”

“天還沒有亮，這樣早做什麼？”阿巧在牀裡問。

“呵，有事情呢，今天，我們都有事情呢！”忠順老伯在尋麻袋，後來又尋了雙小米籮，把籮繩估量了一下，又繞在籮邊上打結，然後他問：“鷄是究竟啼了幾次了呢？”

阿巧回答他是第二次，其實天還沒大亮，忠順老伯把麻袋袱在腰上，獨個兒想走向江老八的家裏去，正碰着章繼祖和別一個後生把穀袋抬向船埠一面來，他們把穀袋在一株大樹下歇下來了。

“吓，那正好哩，我正來尋你吓。現在，好的，你看住在這裏，我們把他統去抬出來。吓，陳刮皮是打算今天賣給米行去的，可是現在，統已是我們的了！”

接着是第二袋三四……，他招呼他們。立在袋上，想矜持，把手背着，心裏却想：“吓，我的責任不

小哩，如其陳刮皮知道這事情，他是必定要來抬回去。吓，然後他要和我打了。想想看，我肯麼？”

籮聲開始從上村敲到下村，老少的男女們，都向忠順老伯身邊擠來，他們拿着麻袋或者籮，七七八八的低聲私語着。有些想去解開穀袋的結，先揭開袋口的封皮看看。一個尖嘴的老寡婦，她躲在衆人的背後，把手指撬開袋皮，有些穀便漏出來，想把洞再撬得大一點，穀却塞住了，於是一些小孩也走弄去，其中一個聲音似乎說得非常輕：

“她先在撬了呢！”

老寡婦向衆人裏找這說話的人，却看見許多驚異而沉靜的眼光在向她，把想罵人的念頭立刻停止了，尖削而繃的臉上，有些僅乎是淡紅的血升起來，隨手去撈起散在地上的穀，兩手交搓着，間然有幾顆脫了殼。她想辯護：

“吓，好白的米吓，這一定是去年的，我去年交給他們的租才有這樣的米吓！”

忠順老伯走過來了，他把孩子們撥開，從她手裏把穀拿了來，他想罵，然而後來又放和平些說：“大概你是餓昏了！吓，做什麼？你知道，我們並不是搶，我們是要平分呢！”

“呵，今天就特別這樣兇相！”老寡婦說。她從人叢裏躲了進去。

再走過些，忠順老伯看見他的媳婦了。二三個女人立着和她在談什麼，他把她手裏的米糶瞥了一眼，也不招呼，想從她身邊挨過。接着一雙銳利的眼光和他的接觸着了，那正是長生。他把手交叉在胸前，一切都萎頓，只一雙眼睛是惡毒地看住他老婆身邊的一帶。

最後的一袋穀來了，江老八章繼祖小貓頭這一輩都立在人羣的核心裏。江老八把衆人稍稍分開些，讓章繼祖立到穀袋上去。章繼祖臉上紅紅地，把人羣望了一下，他告訴他們這些穀原來是個戶們交給陳刮皮的租，個戶把租交給他，現在自己

反在那裏挨餓，現在應該拿來自己吃……。顯然他是說得氣急，後來語次都弄亂了。

“吓你要說我們有禍同擋吓！”江老八在下面輕輕地說。

“吓，是的吓，”章繼祖接着向人羣說。“陳刮皮來尋着我們的時候，我們的老年人孩子們就該去尋着他，我們今天同分了這穀，以後就要同担這禍水吓！”

忠順老伯從人羣中擠到核心裏來，聽到同担禍水這語尾，看看許多人都向章繼祖看而並不表示什麼，他是為一種憤怒所激動了，爬到章繼祖身邊把手一指說：

“吓，為什麼不說，我們要坐牢就同坐，要殺頭就同殺。吓，吓，不說的就是畜生吓！”

自然也有許多人在那裏喊‘同去’，可是不喊的也不少。章繼祖把忠順老伯看了一眼，教他把羣衆去數一數，然後才來分配那些穀。

羣衆被忠順老伯一雙雙的點過一條狹的路去，然後他攔住他們，又一雙雙的放過來。

章光裕從陳刮皮家裏來，挨挨擠擠地掙過人羣，正被忠順老伯攔住，口裏在罵他兒子，拚命想從忠順老伯的手下掙過來，幾次都沒成功，後來便用長烟筒敲在忠順的手上，忠順老伯祇路路的掙了一下，他已撞下了路塹，從新又爬上來，用烟筒敲着忠順老伯的頭。

“吓，真的要打我麼？”忠順老伯後來說。他掙大了眼，暴怒地又把章光裕推了下去。

章光裕被一種力的威權所攝伏，狼狽地從塹下走到他兒子在分穀那一面。章繼祖正把穀倒入別人的麻袋裏，把眼看了看父親，仍沒理睬。這使他父親發怒，他把兒子的手攜着，想拖回家裏去。

“吓，你是瘋了麼？這是犯法的事，你知道麼？”章光裕拖不動兒子，然後哀求似的說。

“我知道的！”章繼祖掙了一下。

章光裕沒有法子，他像瘋人般揩着眼淚在東西亂跑，又焦急地四面探望，在石陳刮皮的救兵有沒請到，最後，他是號哭起來，跳着跑回家裏去。

“吓，他是在說‘完了’‘完了’呢，我看來，他是準準要去尋死了！”小貓頭對章繼祖說。

“不會的，他是去求陳刮皮吓！”章繼祖沉靜地回答。心裏是在苦痛，臉上現出一種忍住苦痛的夷然的表情。

人是賸得並不多了。

江老八的一輩要預備下午對付的辦法，他們都已回向家裏去。

忠順老伯把穀袋裏的零穀抖弄來放到自己的麻袋裏去。他的背後，一個小孩匆匆地走來提着籃在看他，然後貪婪地想把穀袋也拿了去。

“好的，你拿了去！”忠順老伯轉身看看寥寂的四週他是正在覺着孤獨，有種沉重而昏亂的恐懼向他襲來，有個孩子立在背後，便使他胆大一些似

的。

“我還不是最後的一個呢！”後來他想。

七

搶米的風潮各處蔓延着，結果祇派了十五個警察來，陳刮皮帶着他們在捉人，家家揀精壯的後生，將柴繩把他們的兩手袱起來串着走。江老八也教一些別的男女老幼圍繞着他們，鉄緊的擠着，用大桑剪暗中去剪斷繩給放了逃去。這樣兩面斥罵爭鬧着，把警察和陳刮皮弄得沒辦法。

在火樣的太陽下，另一羣男女老幼又擠進陳刮皮的家裏去，他們尋穀倉菜籃和其外可吃的東西。陳刮皮的老婆像老鷹那樣張開兩手，死命的把住了內房的門，她在號哭，眼淚流過她搯了粉的臉，顯現了許多的縷和雀斑，活像一個瘋人。羣衆雖然聽了章繼祖的話沒有走進房裏，却繞着房邊，把頭探到玻璃窗上去看，他們驚奇議論，彷彿一羣

紗罩外的蒼蠅在喧擾。

“現在我們要看看你們房裏的東西，——洋鈿和契據吓，聰明點，不然是會闖出更大的禍的”。章繼祖說着就闖到內房去。

那婆娘殺豬般叫起來，終於給房外的男女們拖住了將去關在另一間房裏。她起初是在敲撞，後來又很命的想從門裏走出來，可是那門外，已經給忠順老伯把門環用繩子結住。忠順老伯一手摠住那繩子，一面向章繼祖喊道：

“看一看，我們的那張呀！吓吓，桑皮紙，畫着十字的，還有，那是去年年底才寫的吓！”

章繼祖從內房跑出來，手裏夾了四五個小箱子，他把重的兩個傳給忠順老伯去分散，把那歲紙頭的春在地上，又想用腳頓開來，然而十分牢固的仍是一星不動，這使他有些臉紅。

“這就用得着石杵子哩！”不知誰在說。

石杵子從人羣裏塞進來了，章繼祖打開箱子，

把紙頭兒一統扯鬆了，放在堂前燒起來，那紙蠅蝶飛滿一天，同時章繼祖又帶着他們衝到捉人那個地方去。

和警察的衝突一開，已有五枝槍落到羣衆的手裏，兩面便互相擊射起來，警察在巷裏轉了灣，一逕就退到村外去，他們祇蔭庇在一條沙塍下，死命向衝來的敵人抵抗。

在一鼓作氣的羣衆們，是並不曾知道在小小的槍口裏有怎樣的利害，起初還想死命的衝上去，眼見得很多的人已在倒下身子流血，於是才覺着可怕，一溜烟向後面退去，五枝槍便全落在江老八這輩的手裏。他們是整整的祇有七個人，東西地穩伏在村口，預備敵人的衝入。

兩面守候到入夜，才都各自離去，村裏是號哭死傷，沉沉地全籠入陰慘的境況中。忠順老伯在衝突發生的當口也逃回家裏，一直睜開眼躺在牀上發呆，恍如做了一個夢，把他的神經震動得太利害

了，使他不能把這事實的結局和自己與這事實的關係想一個如何處置的辦法。

阿巧燒熟了飯，然後去叫他吃，他祇搖着頭，表示不要。

“我以爲你應該吃點飯，然後暫時避一下！”阿巧第二次提醒他。

有個明亮的東西，在他眼前幌了一下，彷彿一面鏡子，給他看見了自己。於是他問：

“你知道江老八他們也還在那裏麼？”

“他們是聽說已走了。”阿巧告訴他。“向南，從下村經過，到現在是準已走上十里路。”

忠順老伯立起來，束了束腰帶，在黯淡的燈光下，他看見兒子在桌上安靜地吃飯，走近去立着，把桌上瞥了一下，忽然一種從未有的偉大爽直的思想在他腦裏升起來，他咬住下唇，把拳在桌上敲了一下有意去驚動他兒子。

“我！我！”忠順老伯氣急地說。“我要走，如其你

還要無故敲打阿巧的話，我準會回來敲落你的頭？”

長生把筷停下來，本想冷笑一下，然而立刻被他父親的暴怒而嚴肅的氣概所懾伏，默默地看那個長大的影子在門邊遲疑了一下，急速而輕快地走出去。

半夜裏，大隊的軍警把村子包圍起來，除開老弱女人以外，統被押到陳家去，敲打逼供，在決定送到縣裏去的人犯。在那裏，長生自願承認做引路的導線，他就被收留起來，每天引着軍警去搜查逮捕。他們翻山過嶺，終日跋涉着，終於沒有成績，漸漸地槍柄落到引線的身上來，斥叱怒罵，夜了便又返到陳刮皮的家裏來。

長生萎頓地每天走到家裏去宿，越加憂鬱起來了。把兩眼沉沉地看老婆燒火吃飯睡覺，看見老婆的安靜而甚有把握的樣子，便使他幻想起來，他以爲老婆必定知道章繼祖他們的所在，他父親

臨走時也定然和她說過什麼的。

“我以為，你是知道他們的所在的？”

“怎樣知道我曉得他們的所在呢？”阿巧反問他。

“因為……”長生轉了口氣說：“呵，你知道我是受着怎樣的苦痛麼？你不能將我救一救麼？”

“我什麼時候不想把你救出來麼？我總想把你救出來。然而你祇想把別的許多人陷下去，一面來救出你自己，你想想，這種存心豈是一個正當的存心？”

“他想霸佔了你，才是個好心呀！”

“你知道，他已確實霸佔了我麼？現在，我告訴你，如其你能自己改變你的行爲，我還是你的老婆！”

“嘻嘻，且看看你將落在誰的手裏！”長生冷笑着又走到陳刮皮家裏去。

軍警們漸漸返到縣裏去，祇有長生還在各處

閒走，他在別人都被逼迫的鄉村中，自由地踱着，也到陳刮皮家裏去鈔酒喝，坐在櫃邊，蹺起腳，剝芽豈下酒。

賞洋是三百塊一個，‘三百塊’便在長生的心裏佔據着，幻想着他就要成一個有錢人。夜裏便帶着酒在屋前乘涼，在這境地裏使他覺着幸福，雖然天是儘管晴着，搶來的一點米快要吃完了，然而他可以向陳刮皮去拿一點。

“我要問你”陳刮皮將要供給你一生麼？”有一次阿巧請問他。

“吓，不借我，我也就可生活了，等着吧，我們就要有錢好拿了！”他是在撒謊。

“有誰快落到你手裏了麼？”

“自然，我知道有人就快給我打聽仔細了！”

這把阿巧嚇了一跳。然後她問：“誰呢？”

“誰麼？”長生笑着問。“是你的好人哩，他是快要落到我手裏了！吓，明天吧，叫你看他的死屍

哩！”

“真的你不能寬恕一個良善的好人麼？”阿巧懇求他。

“好意思說這句話，吓，吓，好女人哩！”

長生從橈上立起打圈子，看看默不作聲的她，使他覺着勝利，報復的痛快。

“真的你不能饒恕一個良善的人麼？”阿巧第二次又懇求似的問他。

長生並不回答。

一羣一羣的人面在阿巧的心上浮起來，她看見他的公公在大樹下分穀，章繼祖在演說，又奪了槍向村外衝出去，其外的一切都喚動她去決定一個最後的主張。

“一個人的生命比多數人的生命重麼？一個敗類是不應當爲着他的作惡而被犧牲了麼？”她仔細的想。她呆住，她要……

“水缸裏已經沒有水了，你知道麼，趁現在去

挑一點好麼？’她後來說。

他毫不猶豫的挑着水桶走出去。阿巧是跟在他後面，她的手發着抖，有種掩飾不住的苦痛和驚慌攆着她，連牙齒也上下相打了。看看快到江邊了，她竭力的握住她的拳，鎮定全身的顫抖問：

“你真的不能饒恕他們麼？”

“不能，”長生返轉身來回答。

在這個瞬間，長生是有些驚駭，正想看看他老婆的那種可憐的女人的姿態，他是本以女人的可憐爲快樂的。突然的一隻有力的手向他身上推來，脚底搖動了一下，便‘棚’的翻到水裏去了。

阿巧萎然的坐在地上發呆，她不哭泣，也不作聲，死命的把兩眼釘住漸漸沉淨下來的江水，看看浮起來的什麼！

一九三〇，五，七日。

奶 媽

住在這小客棧裏的，差不多都是些沒有職業的客人。有一小部分雖是機關裏的小職員，如科員以下的事務員之類的腳色，但有時也領不到他們恰恰夠一人生活的月薪的，這實在可以說是一種有職業的窮人。此外，或是退了伍的下級軍官，或是來受檢定的小學教師，或是已被辭歇的店夥。他們盤據着，彷彿一羣全沒有秩序性的狼，或者赤足，或者袒胸，從早到晚，一直俯下頭不作一聲地

徬徨在靜肅又狹窄的走廊上，有時祇將右面或左面的一隻眼，斜上去看看太陽，打一個噴嚏。此外便去躺在牀上吸吸烟，或者喝杯濃郁的茶。自然有時也去打幾個銅子的白燒來，慢慢地剝着落花生的紅衣，喝着喝着，消磨他們的時光。

這沒有紀律的頹敗的生活，真比夏天時疫的病菌還容易傳染到旁人身上去。許多新來的客人，在新來時自然也非常像一個人，至少他們也有一頂帽子，一個鋪蓋，一隻箱，一件長衫的。然而不久之後，便慢慢跟着那些前輩們底樣子了，起初是將襪子長衫除下來，只預備舒意一下子的，但終於便成了習慣，竟也將長衫之類不常應用的東西叫茶房送到當舖裏去，成爲不得不然的落拓了。這樣，便當作一個合格的伙伴，添到這般閒散人裏去了。雖然有時也有找着一個恰恰夠一人吃飯的小差的人，從這伙裏退了出去，但社會總始終在那裏把人們排擠，並且選擇，將這種格式的人送到這小客

棧裏來的。換句話說，在這小客棧裏的循環簿上，永遠循環着這一類人的名字。

在這些人裏住得時間最長，資格最老的，要算鵬飛先生。他在一年以前，一邊抱着他的孩子，一邊指揮着車夫，將他的行李鋪蓋搬進以後，一直就住到現在。不但見了不少的客人，住進來又搬出去；就是茶房，他也看見換過二三十個了。但是他住着，——起初也非常困難，一邊丟不下那剛才三歲的兒子，一邊自然也找不到一點職業。然而機會很巧，那些空閒不過的住客們，漸漸的喜歡了他的孩子，去逗他哄他，有時也抱到街上去買些糖菓給他吃。這樣，孩子便漸漸可以離開他父親，鵬飛先生也可一人走到外邊去了。接着又靠了一位朋友，給找到一個差不多掛名的每天祇做二小時工的小差，雖然薪給少，却也剛剛可以足夠生活。所以他就一直住到現在。

鵬飛先生這樣閒空着，除了和住客們談論這

個客棧的小史以外，他萎靡地像一隻濕了翅毛的孤鳥般，蜷縮在自己的房間裏——他當這是他的家，他盥洗着孩子和自己的衣服，來消磨他的時光。顯然地他比旁的那些旅客們安靜些。所以從這種氣分，和他那差不多快禿的髮根和禿了的額角看來，十足有四十歲光景了，然而據他自己說，却祇有三十二歲。

“看來，你總不止三十二歲了吧？”閒散的住客們往往這樣的問他。

“不要問這些好麼？這是因為經過了憂患，死了妻子的緣故呀！”鵬飛先生悲戚地回答了以後，便又去抱起他的孩子，將嘴湊上去狠狠的親着，好像他想從這動作中，去忘記了他的不堪的回憶似的。於是住客們也就頹然地走開去了。

那孩子雖然沒有了母親，但因鵬飛先生的閒空，却給料理得還算清楚。並且有着一雙大的眼，高高的鼻子，頗顯露着他是並不卑下的品格，而且

又玲利，使人們喜歡他。就是鵬飛先生不在家，開空的住客們也就給他去料理，癡癡地抱起他，凝視他這樸質的小生命，使他們起了一種渺茫然而實在的快感。

因這緣故，在夜間或是星期日，便聚集在較大的然而也發着濕氣的鵬飛先生的房裏。他們對於大餅，油條，紙烟，白燒那些他們所最切要的東西，開始發表各人自己的意見。一半藉以討論那家的東西便宜，那家的東西靠得住；一半自然藉以消遣他們自己的無聊。有時候他們也談到和他們不相關聯的政治的問題。并且激烈的辯論起來，趁着他們喝了不久的白燒的力量，漲起紫紅的臉，互相斷斷地咀罵着。自然問題是爲着毫不緊要的一種空想的不能同意，——有些人主張用墨索里尼的法西主義，有些人是主張用日本人的大亞洲主義。可是到終末，仍舊歸到一個沒辦法的結局，對於大家靜默下來，起來倒出濃郁的苦味的茶來喝，嘴裏發

出一聲“撥”的聲音，表示無可奈何。

“中國是再也沒有辦法的，除非賣給外國人”。民政廳書記李先生，他正受了長官的氣，現在將手重重的擱在桌子上，彷彿報復似的又開始提出他的意見。

“然而我們去賣給誰呢？隨便那裏都用‘然而’的小學教師王先生，實在不能贊成賣國這主張，却因為恐怕那寂寞罩住了他們，無意義地發問了。

“日本人！”大亞細亞主義的崇拜者說。

“意大利人吧！”法西主義的徒孫。

“美國人，美國人最富庶，以他們的機器和資本合着我們的勞力和原料，像菲律賓那樣來訓練一下吧！”房主人鵬飛先生想出了這十分切當的主張，幾乎使他自己驚異起來。

“索性賣給俄國人，將這世界來擾亂一下吧！”李書記餘怒未息的說，發着勝利似的笑。

“可是我不贊成，那強盜祖宗的俄國人，難道

我們中國還給害得不夠麼？”一個小商人悽然地抗議了。

於是他們也有人談到共產黨的暴虐，也有人談到共產黨的將來……，從半路上將題目引到另一方面去了。

“然而我們連賣的力量也沒有呵！”然而先生忽然又悽然地將他們的議論關了門。馬上鵬飛先生的房裏開始沉寂下來，又可以聽到他們的“撥”的那種表示無可奈何的聲音。

第二天，同樣地他們又談論着各人自己的意見，循環着，祇要客棧老板不將他們趕出去，就永遠的保住了他們的循環，好像社會已將他們決絕地攆了出來，他們也便決絕地安心住着，將這客棧的四週，用他們自己的意識圈築了堵圓圍的厚的牆壁。

“十八號鵬飛先生在家麼？”一天，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帳房裏問。

有客人來，並且是個女人，這不是很意外麼？立刻有人去通知了鵬飛先生。鵬飛先生正咬着一塊夾着油條的大餅，將嘴塞得滿滿的，甚至把眼珠也睜突了，對於這報告，他天然地現出驚異的疑問的神情。他踱出來了。住客們，馬上隱到自己的門帳裏去，單用一隻眼睛從縫裏看出來，有幾個還輕輕地走到鵬飛先生的間壁的一間，將面孔貼在積滿了塵埃的板壁上。預備在壁縫裏看個仔細。

不過對於這女客，鵬飛先生並不歡迎，簡直是還有些嫌惡，在他腦子裏不斷地映演出對於她的無恥的回憶，縐起他的眉毛。俯下頭，茫茫然地走在女人的前頭，等走到自己的房門口，側轉身來萎靡地停住了。那帶着笑臉的跟在他後面的女人，却立刻挨過他眼前走進房裏去了。

“寶寶！你還認得你的奶媽麼？”她敏捷的放下手上的紙包，將孩子抱了起來，一屁股坐在鵬飛先生的牀上，一手去打開紙包，取出一些糖菓蛋餅…

…一樣一樣地放到孩子的手上。她哄着他愛撫着他，也不向鵬飛先生來寒暄。那種傾注着的媚悅的神氣，立刻又使鵬飛先生想起她的淫蕩，她的無恥，他幾乎這樣地罵出來：“你這無情義的下流的女人，你又坐在我牀上，這末淫蕩的，替我滾了回去吧！”但那女人一邊將左腳稍稍地彎起來斜靠在牀沿上，使這孩子的體重可以減輕一點，一邊側轉頭來的時候，鵬飛先生的茫然的神氣，即刻被她看見了。

“喂！你幻想些什麼呵！我是特意來看看這孩子的。”她說着又注意到孩子的身上去了。這問語的單純，使鵬飛先生稍稍地放了心，然而却又不安起來——

“你現在究竟怎樣過活呢？”鵬飛先生發問了。在這發問裏，分明又帶了些虛偽而且冷酷的意味。然而他自己想，這是既親熱又滑稽的發問。那女人立刻將視線移轉來，看見冷冷的笑着的鵬飛先生，

先鋒利地注視了一下，隨即放出笑容來。這笑容在鵬飛先生心裏，起了一種不快的感應。

“你問我，是不是因為你看見我和一個男人在路上走？”她問。鵬飛先生立刻被頓住了。他料不到這坐在他面前的女子，竟會下流到如此的赤裸的程度。“如今怎樣回復呢？”——鵬飛先生想。

“請毋庸關心到這些事好麼？我雖然是曾經讀過幾句書的女子，但我不能生活；但也因為必需生活，所以也養孩子，也做……自然現在仍爲着生活……生活是各種各樣的，此刻來看看這孩子，也是生活的一種。”女人正經的說，並且還威嚴似地注視着鵬飛先生。你自然有些憤怒，然而也不便發作起來，祇默默坐着發呆，對於這對面的女人，起了一種捉摸不着的恐懼。那在間壁偵探着的住客們，是不時“率紫率紫”的發出些聲音，在這靜默中也能傳到鵬飛先生的耳中來，這個越發使他臉紅，這樣不久，那女人也似乎覺着了，她將孩子抱住，立

起來了。

“很對不起，這樣使你爲難，現在我要走了。但是，還請答應我常來看看這孩子！”

“可以。”鵬飛先生立刻答應了。在心裏覺着一種得救似的光明。於是那女人又重新將孩子熱熱地抱了一次，——“好好的養着吧！”她說着，走出去了。

住客們馬上闖進鵬飛先生在房裏，有的說這女人是他的棄婦，也有人說是情婦，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將鵬飛先生臉上氣得鐵青，滿肚子漲着要發的火。他將手重重的拍在桌上，僅只沒有哭出來。

“這女人，我又碰着這鬼了。嘿！”他說。

“然而你應該將她說個仔細。”然而先生提議了。

“自然我應該說個仔細，她是我孩子的奶媽，‘我養過你的孩子，’她自己也說過了，你們聽清楚麼？”

“聽清楚了！”旅客們滑稽地清脆地回應着。

“那是二年以前的事，那孩子……”鵬飛先生然後狠狠的透了口氣，一面撫弄那孩子伸出在桌上玩弄茶杯的手，於是開始他的辯白了。

“唉！你們難道以為我沒有過快樂的日子麼？你們常常這樣的問難我。然而我是曾經光榮過來，有過妻子，有過家，有過快樂的二個人生活的小家庭。——那時我做中學校的教員，妻便料理家務。我們適意地活着。可是後來，這孩子生下了。這孩子影響着我們，我們的家，我們的命運，於是一切都變動起來了。

“這小東西，他是一生下來，就毫不客氣地直着喉嚨，張開沒有牙齒，紅得像洋火的嘴巴，繃着唇，閉着眼，將紅嫩得像一隻剝皮的狸貓那樣的臉，擠得像一塊凝結着的血似地號哭着的。他始終哭着。不時地在妻的手裡掙一掙一地振動他的身體，似乎在喊——‘要乳！要乳！’”

“我那妻子呢，却是一個虛弱的身體。懷孕以後，臉上便更無血色。直到這孩子落地，她早已像一張殘秋的落葉似的了，她底生命全般地掉入暗淡沉肅的境地中。雖然當時有她將枯乾的嘴唇觸到那哭到很久纔睡去的孩子的嫩弱的臉上時，她也微微地笑起來了，但那笑，却幽靜地有如玫瑰的刺般刺痛了我這男子的良心。

“加之，一個孩子總是需要乳的呵。”於是我提議僱奶媽了。

“但妻子並不贊成。她怕學校慣例欠薪，弄得不能生活，而且僱了奶媽，孩子一定便要釘住她，弄得不能散場。她這樣的憂慮着，我的提議也就沒有效果。她整天地抱着，哄着這孩子，也坐在天井裏洗這孩子的尿布，並且故意地要現出她的身體強健。然而有一次她竟暈倒在天井裏，頭觸到階石上，流出了很多的血，連喊我去扶起她來的聲音却很低微的了。等我跑去的時候，她是萎然地倒在

地上，再也沒有力能夠自己起來，用那半開半閉的低迷無力的眼釘着我，使我覺着一種所謂訣別與死的幻像。

“答應我去僱一個奶媽，給我放心點好麼？”我第二次提議了。其實事實上也沒有辦法，於是便僱了那女人。

“妻將孩子遞給她，用微睨的沉默的神情打量着。這孩子立刻搖動他的頭，擠進那女人袒開的胸間的乳房，拚命地一上一下鼓動他的小項頸，哭即刻止住了，祇聽見一種急速的‘啜啜’的快樂的聲音，看見這樣，無論是誰都會覺到一種放下心腸來的滿足。我這纔大大地透了一口氣。於是妻也笑起來了，當孩子重新交到她手裏時，她是發着溫和的笑，對孩子顯出嗔怨似的久未見過的嬌態。——我想，好了，現在是平安了。第一次使我覺着由金錢而發生的奇特的效果，以及爲這社會底爭奪之原動力的那東西的魔力。

“可是你自己的孩子呢？”妻似乎是很久以後，才發現了那女人是捨了自己的兒子來做奶媽的一事，驚奇地這樣發問。

“太太，沒有了！”她簡單地回答。

“那末丈夫呢？”

“丈夫，也和你這位先生一樣，在一個學校裏教書！”那女人指着我說。

“教書？”妻立刻驚奇起來，從這教書的丈夫與做奶媽的妻子這不調和的事實中，生了一種無限而又密切的同情和苦痛，房子裏即刻靜寂而且黑暗的了。

“然而在現在這樣窮的世間，教書的丈夫也並不是能夠絕對不使他的妻子去做奶媽的。因為我們窮，並且合不來，你想那有什麼法子呢？”那女人似乎在申明，也想把‘教書’二字所放進我妻的腦子裏的光榮幻滅去，同時引到另一方面，她想顯出有她的身份。——我很看得出這個意思。妻是漸漸

地沉默了下去，又在那裏幻想，大約要幻想到那坐在地面前的和她同是教師的妻子的女人的風格，用來憑吊她自己。

“那末你是識字的了？”這是完全用自己做模型的妻的問話。

“識得幾個字，但是現在已經荒廢了。”那女人的答話，增加了我妻的惆悵，也增加了對於那女人的哀憐和同情。於是就好好地過了不少的日子。

“然而不久，在家中又開始聽見孩子的哭聲了。我從學校回到家裏時，常常看見身體未全恢復的妻，走下牀來抱着孩子在那裏打旋，哄着這小東西，嘴裏嗚嗚地吟着。於是我問：——‘奶媽呢？’

“說是兄弟有病，來問我請假，所以便答應她了。”妻不耐煩的輕微地回答着。一半是怕我要生氣。

“我說，不准給假，爲什麼要給了假呢？”我這樣說，自然有些噴怪妻子，也有些心痛她，同時也

心痛錢。可是沒有相干，妻子不但只給了一次假，並且以後還常常的給假，有時還瞞着我，說是教她到街上買東西去了。說是不久便會回來的。那裏呵，有幾次是直到天黑，也還是見不到她的影子。於是妻又抱着哭着的孩子在哄，用憂愁的神情時時探首到後門去望。我是一邊可憐哭着的孩子，一邊又在心裏難過着那委屈得連聲音也低微下去的那妻子。可是氣惱是我這一面的，那女人却照常地一禮拜二三次的出她的門。

“並且後來又來了她的丈夫了！”

“有一次我從學校回家的時候，在我百步之遙的前面，便走着一個中等身材，穿着不很潔淨的制服，挾了一包不知什麼東西的男子。那傢伙似乎覺到了他後面跟着人，敏捷地掉轉他的頭來看我，我也立刻看見了他的瘦削而還清秀的微白的臉，他將我打量了一下，便走進我們的後門了。但我急速地跟進去的時候，四面一看，却見不到他的影子。

等我走到客廳背後的退壁間的地方，見門閉着，我立往脚了，聽見裏邊也將細微的聲音停了下來，覺到有人立在門外，那門是突然地開開來了。在那裏，我看見方才進來的男子，對着正抱着孩子的我們底奶媽站着。

“這是我的丈夫！”女人毫不遲疑地對我介紹。那男子便很和氣地走前了一步，向我鞠了一個躬，說請我原諒他的年青妻子的無知。然後便略略地側轉了頭，對着他妻子，說下去了。

“我什麼都不管你，祇要你自己做你的人。雖然做奶媽，這職務可並不下賤。所以，你拿了人家的錢，就該盡你的義務呵。可是你却常常跑出去，雖然主人寬恕你，你可不虐待了這孩子了嗎？”這樣說了，還從妻子手上抱過了孩子，親熱地愛撫了一回，他自己和悅地笑起來，在我底面前。

“呵！”我嘆息着幾乎感激得滴下了眼淚。我是一時說不出話，祇玩味着他的話語，一句句在我心

頗溫暖着，我那時似乎第一次嘗着了所謂人類這東西的情味，也被他的真執手的禮貌所軟化。于是我也不自覺地向他鞠了一躬，說：‘很感激，現在就請自便吧！’走進了自己的房裏。

“妻子坐在房裏發愁，我想，那一定怕因為那男子被我發見，我又要發氣的緣故。其實這是錯的，妻子也並不知道那男子現在又來到我家的。

“你總隱瞞着，並且還容許奶媽的丈夫到家裏來，在現在這樣的時世，雜人是容許不得的哩。”我竟開心得有閒情地向妻子打趣。

——“但我那裏知道呢？就是知道，也是沒法的，難道你能夠忍心去趕散了人家夫妻的談話麼？雖然他們並不見得和協，在房裏也時常爭論着，然而他們總是夫妻，你要想想他們是夫妻呀！並且我相信給他們聚會得多一點，定會減少了夫妻間的隔膜，能夠將女人從邪道裏挽轉來的。”妻彷彿牢騷似地板起臉來向我說。

“今朝我却沒有反對你容許那男子進來的意思呵。老實說，我已經見過他了，實在是個非常和氣的，識禮的人。不必發氣了，好麼？”我陪着笑。於是有點活氣的血液馬上往她的臉上泛起來，發出一種媚悅的光彩，表示她的勝利似的。

“然而我終於不能同意這女人！”我見了，我便這樣說。

“我也不能完全同意那男子。‘妻回答。’你沒有知道吧，那男子是因爲時常生病，靠着妻子生活的，常到妻子這裏來拿錢，還將妻子的衣服拿去當，一包一包，一當了錢，便將當票送了來，等妻子將東西一包一包贖了回來的時候，他又來拿去當了。這樣，他們這纔欸壑起來的。她配了這樣的男子，還好怪她麼？”

“我的妻子的見解也並不十分錯的，但我以爲這男子的這種不得已的行爲，是命運的參舛吧。所以却原諒的，他在那時我就原諒他。可是女人，却

是不能原諒的，她自己便暗暗地告訴我妻子，說她有一個情人。她是一個不貞節的可恥的女人。

“是的，這女人果然不是好東西，即刻有事實來證明了。”

“一個傍晚，天還未黑，約莫是五點鐘，我聽見後門輕輕地發着響聲，我那時正坐在還未上燈的客廳上，於是注意一下，我看見我們的奶媽開了門出去了。從那半開着門裏，我看見一雙着皮鞋的男子的腳，我想，大約是她的丈夫來了，預備立起來去歡迎，但接着只是女人獨自掩了門進來，而且一直到樓上去了。我忽然想，不知又出了什麼鬼，一定又到妻子面前去告假，要幽會她的情人去了。”

“方才奶媽來說，有人來通知，是她的老娘死了，要去奔喪，祇要請三天假，你答應不答應呢？”妻來徵求我的同意。

“似乎不見得有什麼重要吧！”我冷冷地諷刺着。

“答應不答應，是你們的主意，我可不能不走。”那女人簡直的接應着了。

“那末二天可以麼？孩子是不能長久地吃着牛奶過活的。”我簡直感到莫大的壓迫，對於這淫蕩的說謊的女人，冒起了心火。但因為孩子的緣故，終於用了差不多懇求似的口氣。

‘很好！’她答應了。然而很奇怪，她急速地從妻子手裏抱過孩子去親他，吻他，現出異樣的愛護的，和今朝差不多的神情。我幾乎想叫出來——‘你這淫蕩的婦人呀，你在發狂了！這孩子可還不到年紀呢！’我馬上走過去，將孩子從她的手裏奪了過來了。”

“妻將工錢給了她，她急速地，幾乎慌張地拿了她的包袱，在後門跳上了車，大約當夜地去會她的情人去了。

“第二早上，後門有‘督督’的聲音在響了。我想，可不是那女人滿足了她的肉慾，提早回來了嗎？是

的，她又會造出一些誑語來，說她的母親並沒有病，她是受了人家的騙，所以今朝又爲着孩子的緣故，趕了回來了。妻子也要張開嘴笑了吧。我這樣想着，去開了門。那知在門外立着的，却是在公安局做巡官的我的老朋友T君，身後還站着八個荷着裝了實彈的槍的警察。設使那帶領的不是老朋友T君，我想他們一定搗壞了後門進來了，這是從他們的兇狠的神氣上可以看得出了的。”

“你們僱了一個很好的女傭人，現在有公事要拿她！T君馬上告訴我了。”

“可是她昨晚已經走了。”我回答。

“走了？”T君說。在他這‘走了？’的一語裏，顯然有着嚴重的意思。他用手移了移戴在頭上的帽，露出逡巡的神氣，我於是便請進到客廳裏了。——‘難道這是個女綁匪麼’我輕輕地試問着。中國實在是給綁匪和×××裝滿了的，然而我不會疑心到她是×××的嫌疑人。

‘你知道，她的丈夫是個×××，被人告發，因為拿住了。還有人說到他的女人呢。’在我腦上馬上浮起那和氣的青年的臉孔，却漸漸模糊起來，猶惡起來，彷彿一個有角的魍魎，然而不久之後，我耳鼓裏又清晰地聽見他那天所講過的話語，也幻想起他抱起我的孩子的情形來。這實在使我寒顫起來，覺着自己和兒子都被別人的手臂挾着似的。”

‘那女人，那下流東西，難道她也配有×××的嫌疑麼？’我簡直有些憤慨。接着我便將她的淫蕩的行爲告訴了T君。

‘然而我們還得到她住過的房子去看一看。’T君這樣地說。我引了他走進那黑暗的她的房裏。開亮了燈，一切都已拿光了，祇贖了我們給她那被褥，在那被褥上有一個紙條，——‘請你們另外去僱一個奶媽吧！雖然我和丈夫並不和睦，但終於是夫妻，定要被累的。祇得和你們分離了，再會！’——從那秀媚細軟的字跡，也令我想起了她的不良

的品性。而從她的措詞裏，使我疑心，她底丈夫的告發人，一定是她和她的那情人，在T君臨去的當兒，我竟憤憶地說：——‘那來告發的人，一定就是這女人了。’

“然而你總該留心些，他們是到處潛伏着的呵。T君這樣地警告了我，便走了。”

“接着，一切的變動便來了。那男子被結果了。實在我的境遇也不會比那死了的青年好，開始死了我的妻，家庭便起了莫大的變化。單臘了這個瘦削的孩子，啼着哭着，我祇好用牛奶自己來灌他。每當我獨坐時，我便幻想起來，我看見自己的亡了的妻，也看見了那青年的和氣的臉孔。他們常常憧憬着在我的四周，像一張色彩調和的幽黯而有古香的畫，向我展開來又捲弄去，宛然如在招誘我一般。我於是便常做夢，也常飲酒，也……真是不堪設想。”

“可是那女人呢，她是在丈夫死了不久之後，

我就在一條馬路上看見，和一個武裝的軍官並肩的走着，穿得像春天的蝴蝶，笑着談着，公然地向我走來，熟視着走去了，一點不覺得臉紅。喪服是當然不穿的，死了什麼老娘呀！死了什麼丈夫呀！我想，那軍官一定便是密告人了。——‘那賊！’我那時曾回轉頭去，這樣重重地罵了一聲。

“接着就是今年了，我又在這裏的馬路上看見她和另一個執袴子弟照樣地並肩走着，我真沒有膽量再去看見她，我遠遠的避開了。今天，今天真不知又怎樣會到這裏來。她真彷彿是一個鬼，專門來擾亂我的心胸。你們想，這樣的女人，我會和她發生關係麼？”

鵬飛先生用眼瞭望着四周，看見同伙們正同樣地發着憤慨。他是勝利地笑起來了。

“呵！那個蛇蝎呀！”同伙們同聲地咀咒着。

“那末，她以後再來時，我們侮辱她！”有人提議。

“然而她又會告發我們是××的呀！”然而先生立刻銳敏地想到這一層，自然這議論是即刻終止了。

住客們過着他們照舊的生涯，義形於色的談論着，咬着他們的大餅，喝着他們的茶。自然有時候也想起那可惡的女人，以及那女人的一切薄行，不免望她再來，可以使他們侮辱她。但也有些怕，并且終於沒有來。

“十八號鵬飛先生在麼？”又有人在帳房裏問。

住客們立刻豎起耳朵，去留心這新鮮的消息。可是那來的並不是女人，却是二個着了司法制服的人。他們走進鵬飛先生的房裏去了。住客們馬上從門帳裏躲了進去。不久之後，鵬飛先生就抱着孩子走在前面，哭喪着臉，被押着走出去了。住客們驚呆了很久之後，這纔小心地，臉上一青一白失了血色從門帳裏探了出來，頭兒向着前面，像一羣豎了長嘴的兔子。

“恐怕又是犯了和他所說的那男子的同樣案件了！”民政廳書記李先生開始了他的推測。住客們立刻在他們腦子裏將鵬飛先生所敘述的那男子的印像提了出來，玩味着鵬飛先生的話語的氣味，大家不期而然地點了頭，忽然在心裏不安起來，甚至茫茫然地幻想到他們親眼見過的所謂殺人的情景，彷彿鵬飛先生的頭，正紅紅地滾在地上。

“然而現在我們該來想想自己和他的關係！”然而先生，不單祇會結論，也會提議。在這種什麼都可以算是犯罪的世界，然而先生說的，也並不錯。可是怎麼辦呢？立刻全客棧裏都不安起來，而那一些常到鵬飛先生房間裏去坐去閒談的人，是更非有個辦法不可的。於是，有的便將略略貴重一點的東西，包了起來，拿到當舖裏去，預備到別處住幾天再說；有的忙着將唯一的幾封毫無關涉的信件，付之於一根洋火；有的頻頻地打電話，探聽着消息。

然而事實並沒有如他們所想的那樣兇，二個鐘頭以後，鵬飛先生好好地抱着他們的孩子安然地回來了。客棧裏立刻便又興旺起來，住客們的臉子有了光榮，一齊闖進了鵬飛先生的房裏，將房擠得密密的，包住了鵬飛先生的四周。“仍舊是爲着那女人的事情。”鵬飛先生頹然地報告了。

“從被窩裏捉了去，要你去做保人，是不是？”住客們猜度着。

“誰也不會想信，她乃是一個×××呀！”

“也是個×××？”住客們發出驚聲，立時肅了下來。

“她被捕了，明朝就要執行，她要求法官要看我的孩子，也見見我。這樣我便被帶了去，在法庭上見了她來了！……

“至於那女人呀！她還會笑，她還會笑，照樣地穿了那天穿來的衣服，始終安閒地望着我。我却可有些昏了，也不知她怎樣地將孩子接了去，她怎樣

地那裏親他 吻他……

‘朋友！沒有你的事。’她鎮定地說，‘雖然，我是個×××，難道×××就沒有親戚，朋友，以及一切人情的事情？現在一切都已說明了，我說我曾經養過你的孩子，所以要見見我養過的孩子。’她提醒了我。

“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心裏恐懼，慚惶，也有些昏亂，然而也似乎有些感動了，我便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說，我是個×××呀！’她忽然興奮起來，高聲地說了。‘我從來就幹着這工作，在你家裏，我瞞着你們，一切真相，你們都沒有知道。你記得，一切你以為可恥的我的行為，這都是我的工作。然而現在，現在我被捕了。你是一直總當我是個下流的不貞的女人呀！’

“那末，我……”我似乎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不要緊，這是我自己要走到地獄裏去的緣

故。我走入你們所不能見不能聞的地獄的底層裏，我想……………！”

“呵！你們呀！你們呀！”我無意識地嘆息着。

“然而這個不是我要求你們來的原意。我不一定要你知道我。爲的是，我自己也有過一個孩子，然而爲着工作的便利起見，夫妻兩人協議將孩子送給育嬰堂，我們以後一直沒有看見那孩子了。爲着事實上的便利起見，我來養你們的孩子。現在是一切都已完了！……我的工作……我從心底裏想起了那失落在人間的孩子，再也沒有像這樣時候，我心痛我的孩子的利害……我們爲着要救被壓迫的人們……現在是一切都已完了……”她忽然悲傷起來，斷續地說，眼淚粒粒地滾了下來，滴在孩子底身上。‘爲的是，我要見見這孩子。’她這樣說了，聲音是有些啜泣了，還將孩子吻着。孩子是一半似乎受了感動，一半像受了驚嚇，悲戚地哭了出來了。

“最後，她將孩子遞還我，還說：——‘好好地
去養着吧！大半的人類都已沒有希望，像你們，像
你們，難道還有希望麼？讓他們長起來！你們呢，領
受着你們的苦痛吧！’”

“我重新清醒了轉來，知道我是被帶到一個決
定殺人罪名的法堂上的。那女人底毫無血色的臉
上的肌肉，我重新看見正苦痛地在那裏顫動；等
到我被原來的那二個人帶了出來的時候，彷彿覺
到自己和孩子是被送到殺人的場所去，也不敢再
返顧那女人的形態了。”

住客們被沉沒在鵬飛先生所敘述的奇特而有
悲劇性的那女人的追想中，一邊想在心裏幻想起
那女人的形態；一邊在耳裏却響起了那女人的一
一“讓他們長起來”的話。他們從悲苦中來凝視鵬
飛先生所抱着的孩子，想在他身上看出一些奇異
的東西來。

一九二九年十月六日

學不會的人

我是十四歲進了舊制高小三年級的，那時住在我們間壁的X君是十五歲。他那帶着恐懼而憂鬱的臉相較爲老成，身裁却比我矮小。我們同從私塾裏跑出來，我鼓動他同去受三年級的插班考試，起初他怕要落第，遲疑着，終於從了我的主張。

對於家，我始終戀慕着，在每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就跳着去邀他一同回家。在X君，一半因爲功課趕不上，也因爲回家去沒有趣味，所以一等我

去邀他的時候，老是愁苦而無目的地翻翻教科書，作文簿以及旁的桌上的東西，默默地不說走，也不說不走。

你終究去不去呢？——我催他。

你是每次作文都一百分，家裏又舒意而我……
…… —— X 君鎖籠濃黑而方闊的眉毛說。一面却整了整制服，跟着我慢慢地走了。

從學校到家有十五里路，倘於下午三點鐘動身，四點半鐘是準可到家的。可是尷尬，X 君是兩腳軟軟地走得非常之慢，獨自兒儘跟在後面，結果，非至五點半鐘不能到家。實在說，我們這樣慢慢地走着，有時也覺得非常有趣，因為在這十五里路中，山水田野的風景，到處都點綴得十分秀美，有松林，桑田，山澗，以及灣灣曲曲地走十步路就會變換一副景象的山啊。并且，每逢那種時候，那快要落山的太陽就發出胭脂一樣的紅光，把青藍的天空渲染得非常艷鮮。在秋天，更整天扇着微微的

涼風。我一被這景緻所沉醉，便不由自主的重重地喊起來，喊得那山谷也發出清晰而洪亮的回聲，已忘記了後面跟着的X君，儘把手揚着，瘋人似的跳得頭髮都豎了。

你瘋了麼？你！…… — X君認真地放下臉孔，擺出一種責備而又嫌憎似的樣子在後面說。

你難道要禁止我的快樂麼？——我也有些憤怒了。

你是這樣的使我心煩，你知道麼？我已和你說過了，你的作文是每次一百分，家裏又舒意，而我……—X君悽惋地說。一邊用手朝我向前面揚着，我是立刻受着一種彷彿鞭撻似的責罰，祇得默然的重新向前走去。

說起X君的家庭是：有二個叔父和孀母，十個以上的孩子。那些孩子們一天到晚擠在家裏喧鬧着，不是你碰痛了我的鼻子，便是我踏傷了你的腳，於是各人自己的兄姊就來幫着各人的弟妹。起

初是生力軍跟在後面做軍師，後來生力軍們直接動手了，大家打得落花流水地，於是各人的母親才走出來攜開各自的孩子。有的可惜自己的孩子，撫摸着他們的痛處，一面又埋怨那行兇的一個。那行兇的自然要爲他自己辯護，說是打得並不十分重，一面說着，一面就重演一遍他們當時相打的姿勢，並且去指出那傷的地方的皮肉，連紅都沒有發。於是那行兇者的母親便把眼睛睨視過去說：這也犯得着哭麼？快去拿七石缸來接血吧！——這樣，對手的母親自然反應起來，相罵就擴大了。

婦女們的相罵一開始，家裏的一切事情就停頓了，飯也不燒，茶也不煮，孩子們儘蹺起嘴巴躲在壁角裏發抖。她們打，哭，罵，拍着自己的手掌和大腿，鬧得鄰人們都不安。X君的祖母，一個瞎眼的老婦人，想放大喉嚨去喝開她們，但有誰理她呢。她靠坐在一把古老太師椅上淌眼淚，那生着白髮而已經禿了一半的頭，時常無力地顛抖得左右

搖動。這樣，直到 X 君的父親叔父們從田裏回來，那老祖母才得救似的大聲哭了起來，罵着每個兒子，叫他們各自帶着妻兒趕快搬出來。男人們沒有辦法，祇好各自去把各自的妻子痛罵一頓，意思是消消他們母親的氣。也不久，有時天公下雨，鷄鴨豬狗們，都躲在家裏了；孩子們也一樣，不但不肯出去玩，還纏着母親要東西吃，母親怒惱了，罵着孩子，又用掃帚打着家畜。在她們的罵聲裏，自然夾着些不散的怨氣，把她們的事實比喻到家畜的身上去。那聽着這罵聲的婦女們的感覺，似乎也都比別人靈敏於是又對起嘴來，相罵重又緊張了。

X 君最怕這種喧鬧，一有相罵發生，便縐起眉毛，走到我的小小的特別闢為自修室用的一間房裡來。他靜靜地坐在我的案前，攤開書，想讀下去，但他家裏的婦女們的尖銳的哭罵聲，還清晰地送進來。有時聲音重大了，他就馬上丟開書，跑向自

己家裏去了。

有一次，我竟帶着嫌惡的口氣發問了：

X君！你們的家庭究竟是怎樣的一些魔鬼組織起來的？

魔鬼，是的，真是些魔鬼吓！——他說。

相罵究竟是怎樣起來的呢？

我那裡知道！彷彿她們的心裏，生來就把相罵的資料帶了來似的。

我想，我們可以把她們研究一下的。

不能！——他斷然的說。——在孟論上，告子說人性是惡，或者就是這個原因。

太混統了，你看我的家庭。

那或者另有原因，但是我說不出！——X君說。一面又把頭俯到手中的書本上去，我們常在這樣幼稚的思想中摸索着。X君尤被籠罩在這種苦惱的愁緒中，天賦又鈍，一切功課都不能弄得順手，同學們笑他，先生們又說他是個“學不會的人，”

於是他挨着苦臉又走到我的桌邊來，也不說話，默默地看着我。

你不去預備功課麼？

我真絕望了！一切都弄不好了！——他悲苦地說。

你這樣悲觀是沒用的，去慢慢地學習着就是了，心急有什麼益處呢？

我總算努力過了，但是一點都沒有進步。

不會的，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的進步，實在是進步的！——我想安慰他，但是說得這樣無力。

其實，他是仍舊用功，對於升學的事，也有濃厚的興趣的。當我們在夜裏全班同學聚在一塊兒討論着升學問題的時光，X君也慢慢地踱攏來了。

X君雖然在學校裏常是鬧着笑話，然而因為用功的原故，所以各樣靠還敷衍得過去，終於維持到三年級的最後一個月了。我也仍是照常的於每個星期六要回到家裏去。而那時又在家裏正有菜

鹵浸的嫩落花生，白皮紅心的蕃茄，以及糖梗橘子，所以關於家，我是永遠戀慕着的。雖然和 X 君一道走。並沒什麼興趣，一個人獨自兒的又無聊，于是我又去邀他，他把眼皮往上一張，而頭却仍舊沒有抬起來，用鉛筆劃着緊要的處所，終於把一本書讀完了。——總該和我走了吧！——我想。

你走，我是不回去了！——X 君正經地說。隨手去檢出第二本書來。

你不打算到家裏去問一問升學的事麼？——我引動他。也可以說我是全然顧慮着這個問題的，一半是想他一道走。

呵！——他彷彿才從我的話裏醒轉來似的說。——我是一定要升學才好，像現在這樣走到社會上去，那是無論什麼都做不來的！

是的！無論什麼都做不來的！——我應着。

并且我的衣服也得回去洗了！——X 君說。隨手揭起身上的衣服給我看。接着我們一同走回家去。

在那個時光；無論什麼都沒有比父母答應我去升學那件事那樣可喜的。當我跑回家去，我的父親正預備溫着酒慢慢地獨酌起來，和母親坐在廚下閒談，我一徑跑回去，口裏還是唏呼唏呼地，臉上發着熱，呆呆地看着父親的臉。

你爲什麼要這樣跑？看你，連話都說不出了，——父親憐憫而又責備我。

我！我！要問你給不給我升學？

升學，你就去升學好了。——這話於我是如何的美麗而甜蜜呀！我馬上跑到灶前去，做出孩子似的樣子，嘴裏發出嗡嗡的鼻音，挨近母親的身邊去。

你瘋了？你還要奶吃麼？給你知道高興，我們正在給你打算學費呢！母親嗔怪地說。

我是真要高興得跳起來了，把頭向母親身上一擠，小孩子似的向她要吃的東西。母親說是在鑊裏，於是我便自己去打開鑊蓋，白皮紅心的蕃茄，還熱熱地搭在鑊底裏，我用鏟子鏟在碗裏，一面

吃着，一面跑到X君的門前去。

我保不住自己心裏的高興，就把他招呼到屋外來。

我的父母已經答應我了；你呢？

還沒有問！——X君說，搖着頭。

可是爲着自己讀書的事情，總該去冒險的問一下呀？——我催促他。一邊無奈地跑回家來，夜飯已經擺在桌上等着。我吃着飯，帶着不可抑制的憂鬱。

有什麼事給你這樣不高興？——母親問。

呵！母親！——我說。——那X君的升學是不成功的吧！

他爲什麼不成功？——母親把筷放在嘴邊問，她有些駭然了。

大約也因爲家裏沒錢，向有錢的人家去借吓！——我說

呆子！他們家裏那一個沒有錢，X君的母親

是有二千的洋鈔放在外邊，他二個孀母也都有上千的，她們養蠶，桑葉是公衆的，絲錢却是各歸各人的肚兜，還弄些爻出去賣錢。老實說吧。我們還打算向她去借一點，才得打發你去讀書呢？——母親一面在吃一邊慢慢地說。

我開始覺得 X 君雖然在學業上和家庭間的幸福上比我差一點，然而在實際的命運上却比我好，也在我小小的孩子氣的胸中，開始盪漾着‘感傷’那東西了。

我將來還債些好了！——我終於說。

第二天下午，我們又回到校裏去，我是例外的跟在 X 君的後面，看着走在我前面的他的背影的穩直堅實，覺着一種無形的壓迫。

你的母親儘有錢，可是你却一向瞞着我。我禁不住不帶責備的口氣。

我不知道，你是說着什麼的吓？——他驚駭地回應我。突然的別轉身來，放大了他的兩眼注視着

我，看見我的臉頰不好，馬上將緊張起來的神經軟下來了。

我說你家裏有錢，並且有錢借給我們，你知道麼？所以你不但可以升上中學，到大學去也不成問題。

我真不知道！就是有錢，也不就會給我升學的，總之一句話，我的命運斷不會比你好！——他認真地說，我看了他真誠而難過的臉相，又轉想想他的家庭的狀況，不免自己慚愧起來了。

好！我們走吧！——我用懇求的樣子說。

考試進行了一個星期，不知爲着什麼，我的心裏儘是不安，彷彿一種難說的東西梗住我，使我把各種功課連平常所擅長的都考得並不出色。而X君呢，雖然沒有考得比我好，可是也不壞。終於星期六的下午了，考的功課也祇積了下一星期一的一班音樂了，我因爲心裏不舒暢，連回家的念頭都淡了下去，還儘坐在條櫈上百無聊賴地想想心事，X君

却破例地來邀我回家了。我立起來跟着走上路，心裏總還是煩亂，默默地誰都沒有說話，終於漸漸地走近一個大松林。X君儘回頭來可憐地打量我，我們是停立下來了。

我們憩一下好麼——X君請求似的說。我點了點頭，接着一齊坐了下來。

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呢？——X君問。

沒有什麼！——我漫然的應着。

不會沒有什麼的，你是不是爲着讀書的問題呢？

——或者是的！

不要心煩了，就是借錢讀書也可以設法仗還的。并且！并且！

并且什麼呢？

如其照你的說法，我母親果真有錢的話，而我可以再升到大學裏去，那末我一定設法和您一道去。——X君說。他把頭羞澀地俯着，用手抹着衣角，

說他的態度有些誠質，真不如說是嫵媚較為妥當。

這是你的理想，你一定能夠幫助我麼？——我被他的嫵媚所感動，孩子氣地又向他發問了。

我們設使能够大家省一點，我想，我們是可以維持過去的！——X君說。他那時的確就有着這種稚氣，然而這是他的愛，他的真誠，我是沉入於他的感動中，呆呆地看着他的方方的質樸的臉，茫然的差不多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忘記了我們是怎樣的重新走上路的。

第二天下午我們又是照例返到校裏去，這回X君又遲遲地走在我的後面了，他的臉色非常悲戚，眼皮紅紅地好像哭過的樣子。

X君，你爲着什麼悲傷起來呢？——我問。

沒有什麼，不過我現在已經主張不升學了，和你，看來祇好拆散朋友了！——X君用顫抖的聲音在後面說。

爲什麼？爲什麼？X君！——這主張使我駭異得

跳了一跳，別轉身去，看見他的眼淚掛在臉上，於是我立住了。

因為我覺悟了，所以不想去升學。——他斷然的說。

覺悟了，又主張不升學，我真有些不解。我升學的錢是我母親所出，這是你所知道的，然而你可知道我母親的錢又是從那裏來的呢？你先知道了這一層，你就什麼都會知道的！

我知道一些，是養私蠶，或者……。

是的還將皮子偷出去換錢，於是公衆欠債，而我的母親却富了。在昨夜，我的母親把錢的來處都告訴我，而且把弄錢的實際情形也統統說出了。因此我知道弄錢這事情所生出來的就是家庭的不和，一定的，就是這原因。所以我，現在想把這原因立刻停止下來，不願把那種不潔的錢去讀書，要從我母親的貪婪之中把我退出來，雖然這是使她傷心，然而那家庭的不和所生出的哀悲却是更甚，這

也一定的！

可是你要知道你的嬸母們也在如法泡製吓！

呵！我也知道！

知道就好了，她們都在這樣做，誰都沒有吃虧，所以現在應該去讀書，將來再來改良家庭吧！

不能，不能這樣維持下去，對於這樣的家庭，在知道牠的底細以後，一天也使人難挨了！而且你知道，雖然我的嬸母們也在弄錢，可是我知道一定是我母親暗示出來的，因為我母親是先進我們家裏來，推源究底，我母親是個禍首，我也應該先給她一個無形的打擊，先把她的不當停止下來。

X君，這有什麼効力，難道你不去升學，就會把家庭的紛爭解除了麼？而且，你還是不能自立的人！

能夠的！——他決然的說。——我昨夜統已想過了，我有個表兄在省城裡辦理印刷事業，他原本有信叫我去，因為我要升學的原故，所以沒有答應。

現在我已經想穿了，隨便做什麼我都願，祇要家庭不爲我的原故常此離亂下去，我決計先把自己獨立起來，才有向我母親以及家庭提出我的改良的要求的地步！

可是最好是升學去！X君——我說得非常無力，把手搭在X君的背上哀懇他。

不能！——他又決然的說。眼淚掛在他堅決而充血的臉上，一面用手推我向前面走，淒冷的風逆着我們，而我們默默地走向校裏去。

考試完畢了，X君的名次並不低，我用盡各種方法勸他升學，也托別的同學先生們和他說，他終於在考試完了後，捲起舖蓋動身到都會裏去。風雪靡靡的殘年，他在家裏向每一個婦人尤其是他的母親爭論着，他那尖亮而高亢的聲音，時時傳到我的書齋裏來。我從沒有聽到他有過那樣的聲音，連我的母親也覺着詫異了。

呵！究竟爲什麼呢？——母親縐起眉來問。

他反對他們家裏的人這樣壞！——我說。

也太可憐了，他這樣一個孩子有什麼用呢！這樣鬧，恐怕連讀書都讀不成了，——母親耽心地說。

他已經預備不升學了。

不升學了？

是的。——我說。——呵！母親！X君在哭了，他的母親打他了！——我立起來對母親說，立刻走向X君的家裏去。X君正也逃過來，他哭着，一邊喃喃地咒着什麼。

X君！或者升學或者到都會學工去，都由你便，可是向新家庭爭論，這是什麼益處。

不能，我不能不和她們說個仔細，我是預備着永古不回家了，要說的就得說，——X君說得有些兇狠。

第二天我陪他走上路，在出村的一個野坂裏告別，他返身來用冰冷的手和我握一握，便掉身跟着挑行李的，頭也不回的去。我呢，第二年雖然

借錢去升了學，他仍擾亂我的夢，我的希望，隨時隨地都聽到他的斥責似的聲音：——走向罪惡的路，你！——聽到這聲音，我就寒悚起來。我的家境又不順，水，旱，風，虫，彷彿儘和我的父親開玩笑似的搬弄着。在兩年之後我的父母都先後去世，我便做了個十足的光蛋，開始東西南北地流離起來，已經幻滅的家庭的夢牠是遠了，一直遠了，在火車輪船旅店馬路上過生活，後來是連他的住處都不曉得了。

某個期間中，爲着下級的負責人寫信來請求，說是那裏的辦事人十分幼稚，因之一切事情爲着內部的不健全快要到停頓的狀態了。又說在那裏活動的團體是關於一些商人的組合，那些商店的夥員們，看起來滿是一種徬徨的狀態，他們想前進，卻有些畏縮，後退呢，又有些不願，一到一個鬥爭起來的時光，他們就要求多派些人去幫助他們，好像在團體裏有人派在那裏指導他們，實在說祇

要有人在那裏陪伴他們，照團體所定的計劃說給他們聽，有時也給他們寫點新聞通告或者應酬一下新聞記者，他們就胆大起來，全忘記鬪爭的惶恐了。於是他們就信仰你，轟然的走近來和你談起他們工作的苦痛，薪水的低廉，以及一切照他們衣冠潔白，外表小資產者似的，平日對旁人所不肯宣示的貧窮都講了出來，彷彿一個老婦人訴說着自己家庭中的苦情，一面是陪着你，一面藉以消遣他們自己的在鬥爭中的艱難的時日。爲着這種原故，有時，在那裏團體裏的辦事人祇好統派遣出去，於是內部的事情就不免停頓下來。這是他們所送上來的報告。接着這種報告，我是立刻被派到那裏了。

當我到達那裏的時光，剛巧在那裏祇贖着二個人，一個是我們早先的同志 N，別的一位就是 X 君了。正好那天其餘的都已遣配出去，N 君自己就得跑到各處去看看，急忙地走近 X 君的身邊，教他

怎樣地寫一封信給某某，囑他如何如何的辦，另外一封是怎樣地去叫人送給某某，又是如何如何的辦，說了之後，重又叮嚀着，戴着帽子跑了出去。

X君聽着他所吩咐的話，把眼睛呆呆地注視着那和他講話的N君。一等N君出去了，他拿起筆來寫信的時光，却就有些踟躕起來了。努力想把那些聽來的話詳細地寫進去，却越是在他碩大的頭腦上急出一陣汗珠，他揩拭着，眼睛畏縮地看着那立在前面的等着送信的人，那等着送信的戴水手帽的老工人，繃動眉毛，嘴裏輕輕地吁着氣，悽然的說：

怎樣的幾句話？你和我說，我去轉說一下就是了！

呵！這樣的幾句話！——X君喃喃地自語似的說。一面把話告訴了那送信人，重複了一遍。

吓！你看，我這幾年來並沒有一點進步。——X君等送信的去了，以後慚愧地立起來和我談話了。

我相信，如其不去就成一個資產階級，讀書終究是必要的，——X君後來說。

學習着就是了！這樣大的一個社會，就是我們的書本，作興比在學校裏學得好點也說不定的。——我想安慰他。

說起在那裡的負責人N君，他待X君也不錯，總是希望X君在技術方面進步起來，老去立在他桌前，把要寫的信件內容，一句句地在嘴裏念着教X君照樣寫下去，這樣，他想猶如小學生學寫記錄般給X君一個模樣。然而每逢這種時候，X君却越其窘急了，汗珠接連地滴在紙上，血充滿臉上漲得飛紅，因此‘上’字會寫作‘下’字，‘去’字會寫作‘來’字。N君就不免有些發怒了，一面擦着洋火點起煙，一面不絕地搖着頭。

你看吓，上字寫做下字了，這關係真不小，我想你將來定會誤了什麼事的！——N君把烟從口裏噴出來，繃緊了眉毛，似嫌惡又憐憫地說。同伴們

看了N君這副認真而又發急的樣子，不免大家笑了起來。可是一看到X君，他是眼上已經滿着眼淚，一面用手抖抖地揩着，一面還在尋找那錯誤的所在，反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大家就靜默下來了。

終于在某個集會裏有人提議把X君調開去，隨着N君就給他到上級去請求，結果是要調到上級去辦理印刷以及發送信件的地方去了。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在我們團體裏的人，不免又有個討論的機會，——那問題是關於同志間的任用上應該以技術或品格做目標呢？自然有些人是以為應該認技術做目標，有些人却以為應該認着品格的，而兩方面各有各的理由。那認技術做目標的以為同志間如其能夠服從了黨的意志，而又能把應辦的事情儘量先使之達成，那就是黨所選取的一個辦事人，品格是並不關着什麼的；而別一派却以為黨員的品格是最和忠實與否有關，而技術是可以漸漸地學習起來的。然而兩方所提出的理由，却巧各

自留着破綻，於是互相辯難起來，弄別結果事情又忙了，於是把那問題又算無形的解決了。

X君遷調的日期終於到來，X君以他素來的樣子，誠樸而婉轉地通知X君明日去接事，說完又跑出去了。屋裏照樣賸着我和X君兩個了。老實說，有時留在屋裏，如其沒有人來報告消息或是致請什麼，那是非常靜寂而又空閒的。我乘着這空間，一面點起煙，儘在屋內來回地走着，無聊地看看屋內的一切。就在當時，我看見X君的眼睛儘管看着我，并且那樣子有些異樣，我開始注意他，他隨着立起來，用手搔着頭皮。

我想問你一件事！——X君說，那聲音也有些顫抖。

可以的，X君，我當把我所知道的儘量告訴你——我說得這樣和婉。實在說，我是爲着他的惶惑的樣子覺着不安。

我想問你的就是那新的工作，我想，我是不能

勝任的吧？

一定能夠的！X君！——我快而堅決地回應他。——那不過把通告印刷好，並且照着地址簿寫好送發出去就是了。——我努力地把句子縮得簡短而且清晰。

不要騙我，我知道那面的責任比這裏重，——他稚氣地說。

總之一句話，X君，我說的眞話，事情是這樣簡單的。而且我和你一向就說過了，祇要學着，什麼事都會順手起來的。你看看N君吧，他以前也和你一樣，什麼事都僣得不熟悉，然而他聰明又肯學，現在不是什麼都做得很好麼？

呵！聰明又肯學吓！——他慨嘆着，重新又有些悵惘了。

聰明二個字莫非又傷了他的心了！——我自己想。馬上又接着說：——不十分聰明的話，格外的學着也就成功的！——我想對他辯解。

呵！我真是一切都不成功了，——他絕望似的說。

現在，我想，除開資產階級，對於學習這事是誰都不能忘記了的！——我簡直潛意地覺着他是想返到童年再追上升學那個思想上去，不免對他有些反感。

呵！你又誤會了，關於路，我統已想盡了，除出現在走的一條，我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出其餘的了，所以我是在學着。我去學習就是了！——X君說着，伏在桌上無可慰藉似的孩子般潑泣起來。在我心裏也彷彿有個永填不滿的地方，那地方交響着一種無止的哀悲和酸而又甜的衝撞。

第二天，X君把行李搬上車，重新又走來和我告別，緊緊地握着我的手，他那熱而微顫的手，促動得我全身血液都酸麻起來，我還祇是講了“學習着就是了”那句話，這樣，我們又分離了。

X君去了之後，我是認真替他耽心能否勝任

那件事，因為交通處的印刷發送雖然簡單，但也十分重要，如其一不留心，整個兒的破綻就會在那裏發生出來。N君自然也是關心着他的一個，常到上級去打聽X君在那裏工作的情形，打聽了來就告訴我：

同志！我們好放心了，X君的工作做得一點都不錯。——N君非常高興地說，簪簪肩膀，一面呼着煙，一面用手指在桌上，又不知在想些旁的什麼事情了。

有時我們接到上級發來的通告，這是從X君那裏送來的，在那通知的封皮上封得密密的用正楷字寫着，雖然在這些可以不必過於注意的工作上，也做得十分仔細。

讓誰幫助X君呢？讓X君自己幫助他自己吧！——對於這樣可憐而又熱心的X君！真祇有讓他自己幫助他自己了。

在國內，一切事情都像在車塘底水一樣，水被

車到快盡的時光，魚也各自呼吸着溷濁的泥污，也有自己耐心不住而跳起來被人捉住了的，也有這咬着那條的頭或尾子，因此擾亂起來，被人注意了而捉住的。其間許多重要份子，也接連着破獲了去了。

正當那時，我是在電車站邊碰到X君了，他惶恐地走到我身邊來輕輕地說：

不得了，這樣的時勢，正是流行着出賣自己的同志的世界吓！

我們小心着就是了！——我祇能這樣的回答他。

我想我是終究要生出什麼來的，但是我不能去請求掉換工作，在現在！

現在，——我說。——正該把責任負下去！

負下去，是了，要負下去！——X君應着。把眼注意到開來的電車，別轉身向我點頭，隨身跳上電車去，我呆呆地看他趁了電車急速地向前載了去。

過些日子的一個下午，X君他自動的跑到我

這裏來，他是已經蒼老了不少了，在臉上帶着一種死白色的老遠不見太陽的臉色，雖然已經軋了一個光頭，然而還還是掩不了那可怕的有些餓與不自然的樣子。

X君！你是究竟爲着什麼來的呢？——我問。

呵！我真糟極了！他們叫我自己去找一所新房子，可是我找了兩天，到此刻還找不着！

在現在，找房子真是不容易的事情，慢慢地找着看！

我想，我是沒有找着房子的可能了，你看，這一些房東們一聽到我的口腔，就疑惑地看着我也不說句話，祇把頭搖着，就把我拒絕出來了！

拒絕出來了？

是的，拒絕出來了，有幾處是他們看見我衣服的樣子，就回說已經把房子租出去了！

呵！真沒法辦法！——我回應他。開始注意到他身上的衣服，一件洋青的布長衫真是繃得非常，

而那雙皮鞋的鞋跟已經祇賸着薄薄的一層，那鞋頭却厚地翻了轉來。而他的口音，又正是差不多單以做土匪為職業的我們的故鄉的口音和想去找尋房子，真是難上加難了。

可是到現在還不能將口音改變一點麼？——我祇是妄想地問。

不能吓！——他說。——我起首以為這是沒有什着必要的，然而現在，現在那能煞時變了轉來呢。

本來，我也可以替你代找，可是現在，事情又是這樣的棘手，而你的住處又祇能由你自己找的，這我也沒有辦法。

是的，我也曾這樣想了來的。

那末祇好請上級去代找一下了。

代找？——他說。——他們又會說我沒用的。

這也不要緊，祇好請他們原諒了。

祇好請他們原諒了。——他說着，頹然地和我告別了。

最後一次的相見是在法庭了。

呵，X君連你都來了，這真不得了！——當旁邊沒有監視者的時候，我向X君問。

爲什麼我不能到這裏來？——他反駁似的回答我。

不是你不能到這裏來，可是你的關係太重，不是在你這裏有着各處的名冊麼？

呵！沒有！當我把印刷品弄好搬送出去以後，名冊就早已藏到我的住宿處去了，我是因爲一個送印刷品的車夫的指引而捉住的，你知道。——X君流利地說。這使我們大家彷彿放下重担似的各自透了口氣。於是又談到怎樣來解決這次被捕的事件上去了。

現在，我們總得預備犧牲一個人才與，如其大家推諉，那是不要說祇把各人的罪名加重一點的，總之將大家統統拘留在這裏是不成話的！——N君提議了。

我！我在這那好了！——X君走過去說。他正挨近了N君的身邊，把眼呆呆地注視他，等待他的回應。然而N君也注視他，沒有回答。——我在這裏好了，我是在家裏捉了來的，在那裏有着許多用賸的印刷品，牠是已經把我證實了的，所以我！……——X君說了，把兩拳握得緊緊地，仍是挺然的立在那裏。

——呵！X君！——我走去攬住N君的衣角，想和他說些什麼，然而說些什麼呢，又被別的一種較為明顯的意識所攔住了！

你，你要說些什麼呢？——X君別轉身來驚奇地問。

沒有什麼，呵！——我搖着頭說。

我，我是一切都沒有辦法的，祇少，少我一個是沒有關着什麼的，我想！——X君喃喃地說。他握着我的手，我覺着有些顫抖，這樣的我們在各人的遲鈍的眼光中把自己沉默下來。

第二天的審問裏，有幾個是已經訊問過了，我帶上去時，正看見X君仍被帶還到拘留的地方去，而旁的一些人是各各默然的站在堂上。這事情是很明顯的了，X君把責任從我們大家肩上統統歸到自己一人那裏去，要救他也沒有辦法了。

於是我走上去了。

X君是我們的同鄉，平素也不大往來，我是偶然的碰着他，他教我把那包東西交到某處某人那裏，然而我找不到，祇好挾轉來，可是又不曉得X君的住處，正是那個時候，我就被捕了來了！——我從報上那些被捕的人們的口供記錄上學會了這些話。真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說些什麼，而在那說着話的‘我’以外，彷彿另有一個‘我’，牠是站在我的旁邊，露出一種諷刺的冷笑，那笑聲是生硬而又刺痛我的心肝，這使我忘記了我是怎樣的從法吏的揚手的手勢下退了下來的。

我們大家又重新放了出來，從雄偉而整齊的

石階踏下我們的步子，在那面前是展開着廣大而自由的世界，可以讓我們努力地飛翔出去，然而大家還是覺着有一件什麼東西遺留在 X 君的身上似的，我們是悵惘而嚴肅地的默不作聲。

一九二九，十二，十二。